V
K 7.11.82
L96.2

冊 15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蕭恒

務為可繼者、聖人之不欲虛用其心也、蓋不忍而僅寄之心、則亦烏乎見之、故務所以繼之者、且人主苟有心於當世之故、其意無不可共白而傳也、乃當世亦幾顧之惜之、至惜之而又以為不如其已、毋乃為德之不卒欤、則不若退而修政也、何者、聖人之為功于斯世、不惟其事而惟其意、為夫意疎而事不誠也、然而意必有所寄以自見、豈同儒者之抱匱于虛懷、萬世之仰賴于聖人、固惟其法亦惟其情、為夫情衰而法滋弊也、然而情必有所挾以相及、豈僅匹夫之立誠而動物、則不忍人之政、端必繼之于心思既竭之後也、大抵開世之

○若○逆○有○思○致○

○根○既○竭○來○

總之　蕭

聖人人倫之至也　王謙志

立人倫之極者、以聖人示之則焉、夫人同在人倫之中、而聖人獨居其至、則聖人遂為天下規矩焉耳、今夫聞聖人之名則慕之、言聖人之事則疑之、以聖人之為聖人、必其有非常之行也、抑知不外此至常之經哉、盡庸行之常、適以極乎至人之量、則景企而若覯焉、匪徒取其人而尊之、正樂取其人而宗之矣、規矩天下、是在聖人、聖人者、以全乎人而名之者也、顧何以尊于古而曰聖人、稱于今而亦曰聖人、豈聖之于人果殊歟、而無殊者、每深我以徇齊敦敏之念、聖人者、以無歉乎人而命之者也、顧何以賢哲仰之而曰聖人、庸常震之而亦曰聖人、豈聖之與

此句但極推崇以起下法聖若說聖人不過人倫非此節意反說開矣

自具別態不同唱歎聖人活套妙即引動下意

人有異歟而不異者祇予我以肇修人紀之恒聖人亦人倫中人也天下特人倫以常治而人倫恃聖人以常存蓋人倫之至也人倫之內無過情亦無不及情過不及皆非其至也惟聖人示物之則矣顯道維彰之後而一人獨擅明察之能久而覺其獨能如此又久而覺其不能不如此亦曰庶幾其寡過歟乃一人自寡其過即因以寡人人之過範圍羣倫咸陰以極至之號而無有愧已人倫之中經可用權亦可用經與權各有其至也惟聖人立物之準矣古今天性之常而一人特際艱難之運旋且以其至性行之旋且以其至情將之亦曰庶幾其無憾與乃無憾于一人一事即無憾于天下萬世垂訓百代羣奉以獨至之名而允有當已然有安而為至者矣即有勉而為至者矣安勉別而其為至無別也愷悌深而用文與用質胥善誠意周而為繁與為簡攸宜一何至與後世而無有如聖人者見聖人之至後世而有學聖人以全人倫者蓋見聖人人倫之至抑有至而見其易者矣有至而見其難者矣難易殊而其為至不殊也尊親非無故而孚為可安者為可久倫類豈偶然而合有其意者有其情又何至與後世而有孚聖人之人倫者見聖人之至後世而有孚聖人之心以全人倫者愈見聖人人倫之至盍進觀堯舜乎

至字正解

都從法中看出華意亦迥乎

下文已揖言下

方是至

過下驚而用華極其脫跳

至字作極字解不作到字解惟規矩為方員之極故天下方員稍有

未盡。將規矩一焰便見。規矩立于此。天下許多方員。必須從此做出。若云已至。未至。能至。可至。則是規矩下。別有許多方員式樣矣。丈于至字得解。則法字即呼吸關通。不消另尋文法也。

聖人〻王

聖人〻倫之至也

陸燦

將勉當世以人倫而推聖人以立極焉。蓋人倫不離乎人以為倫也。（雖起下然此意却反）而聖人為至。非推高聖人以為不可及。亦曰人倫當以聖人為規矩云爾。且天下非一二事而治亂究也。止一二事耳。天下非一二人而治亂究也。止一二人耳。夫所求止一二事。而副之者一二人。慮非所以備數事之材。而尚論古者數人之量也。則先觀之于其所總矣。規矩為方員之至。固已。今夫人各自為一倫。又人與人共為一倫。各自為一倫者。不相謀。亦不相襲。共為一倫者。不相背。乃適相成。此如方員之變化而無窮者也。誰則共觀其變而合之乎。經今夫人一身常

（隔開）（冒全理以為言其來也無端此筆勢之妙）（回顧是）（比体却又不粘來）

兼衆倫而一心先謀一倫身兼衆倫者倫與倫相遷之數心謀一倫者人與倫相接之理此又如方員之一定而不易者也誰則守其常而制之乎變蓋上古有聖人焉人倫未生聖人生人倫也或以天合或以人合猶夫以規矩起方員也而聖人非有他也人倫者秩叙乎天聖人同天之無私者故人倫肇造于聖人之手中古有聖人焉人倫既出人倫出聖人也或以恩勝或以義勝猶夫以方員稟規矩也而聖人非有他也人倫者各足乎人聖人一人之無欲者故人倫肇修于聖人之世然則聖人其有獨至者乎夫聖人有獨至無偏至也有獨至者無遺美于倫之中無偏至者無溢美于倫之外人有此倫人：有一聖人在其身而絶德必歸之聖人此人倫之幸也然則聖人其有各至者乎夫聖人有各至無私至也有各至者聖人之行事有不同無私至者聖人之處心無或異人有此倫人：有一聖人在其心而絶業但屬之聖人此又非人倫之幸也是故以聖人予人倫而人倫不加益何也有是人則有是倫方員未嘗求多于規矩也以人倫擬聖人而聖人亦不驚何也為聖人則為是人倫之至規矩未嘗市美于方員也人奈何有為方員而合規矩者

此節是比擬體要人取法聖人猶之為方員者必取法于規矩時文亦知始下發意但離者多而合者少則規矩方員之喻亦空設

無味字字動下以回顧上句此看書行文之妙訣也 自評

不但是體應如是若不回顧上句則至字之義不明亦容易說錯而下文亦不能飛動如此也不持寸錢破陷陣歎不挂一絲遊戲神通此種文固當獨稱一國

聖人 達

二者皆法 一句 陳朝暉

倫之至而法立隆其則於二帝焉夫堯舜非有加於人倫也而外此無由法豈非以其至者為不易哉自有天地以來而君臣之道立乃古人之盡道於君臣則遂與天地共存而不敝其處心之深厚類非後人所可及後之人苟不自外于天地以內尚亦取古君臣之道謹思而慎用之乎盡道君臣莫堯舜若矣氣數升降之故在綱紀則欲其忘之也世變而必有不變之規古之人入幽獨而惕我矣學問淺深之別在性情則欲其泯之也時遠而必有不遠之則古之人立章程而示我矣夫未有堯舜尚有君臣乃不師堯舜則無君臣矣二者

只至字意入經幽邃

舍堯舜烏法乎錫智勇而懋匡救之者稱心德之一焉然此以為可從彼亦以為可從恐博收者之即於寬假為便也推而上之以立于不可過凡有以志堯舜而不必盡如堯舜者皆可以堯舜薄之也事出于簡常而道極于淵微寧獨權術功利為靡當也哉亶聰明而列師濟二者著文明之隆焉然此以為無乖彼亦以為無乖恐近取者之淪於因仍為多也進而求之以衷於不能外凡可以為堯舜而偶有當于堯舜者皆可以堯舜統之也理定于拜咨而心傳乎精一寧獨機智譎詐為靡幾也哉

借堯舜以下剔出而已矣之寔義

論君臣真至之誼則後人不若前人之深故典謨無全史而綱維既舉莫能議其疎而繩其刻其所貫者大也論君臣不齊之遇則行正不若行權之宜論君臣相感之數則用文不若用質之中故堂陛無飾節而意用所周莫能索其薄而訾其偽其所存者深也堯舜日在人之心則考衷即以師古君臣不獨在堯舜之心則盡倫皆可以作則為君臣者勗諸

上通至字下攝仁與不仁恰只了得而已矣三字之蘊而已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所不盡也只這些子也毫厘千里也識此意其蘊乃盡

二者皆　陳

天下之本　三句　徐越

繹恒言而進論之、示天下以有身也、夫天下國家、恒言已隱屬其本于身矣、安可習聞之而不察乎、孟子若曰、天下之言有于其詳而可以略者、有于其略而即得其詳者、故分而論其勢、一詞而已畢也、合而循其歸、則一詞已畢而更有未畢之義、俟人深求而自獲也、若天下國家、恒言止于是乎、吾正以止于是焉、而人遂皆以恒言言之也、抑思天下無物不共有一本、雖以細微之務、而皆可致通其由來、天下無物不各有一本、雖以深隱之端、而皆可推求其次第、況所謂天下國家而可無共為一本與夫各為一本者哉、自其各為一本者而

焦快語不多

竟將二意總做此

是三句分析看

言之京師首善之地也閨門王化之原也此人言之已及者而復于

頓挫風

此究其所通則維皇建極能無遞引而相及乎夫身不第為家之身

流筋骨堂敞

也而必由家以遞引焉以見家為近而身為最近也近莫過于身也

此是三句統貫看

自其共為一本者而言之四海不殊于几席也宮府不隔于宥密也

此人言之欲及而不必及者而復于此指其所統則端躬率物能無

環伺而並及乎夫身不遽達之天下與國也而必合天下國家以環

伺焉以見天下國家為重而身為尤重也重莫過乎身也知身為重

環他天下國家分重處

而凡有是身者亦無可輕焉矣內絕嗜欲而外致清明愛人治人禮

承上章說

本註義

人之所由起也而天下國家咸以化其制馭之迹知身為近而凡有

是身者亦無可遠焉矣俯求民瘼而仰質帝心反仁反智反敬之所

是魯思授受淵源

必集也而天下國家何能間其道路之遵故齊治平之後于修者大

學教人以近道之序而天下國家之本于身者恒言示人以配命之

由也

不顧題之門面直取各本共本二意統作二比一比是將三句緩

逗而得一比是將三句急讀而得局不嫌奇要看理透不透耳

此章原承身正而天下歸說來後幅闡發正合註義非妄擔別章

閑文也文之超潔如深秋望嶽

天下之　徐

天下之本　三句　朱　蘇

事有足重慮者在取其本而進計之也夫天下國家人之所習聞者而正足動人之深求也得所為身者即無慮于本之數至耳且天下之事有所為一之以觀其理之所自生有所為分之以觀其理之所自治此以知事之安于恒然而足動人之深思者多矣是故得其所為一者而守之則甚易得其所為分者而求之則又甚難而要之不分則一不出也恒言天下國家云者亦知其本之所在而更端以求之乎事固有連類而及之不能無因而及之也則必為之思其所及而及者見焉思其所先及而及者尤見焉事固有相因而至之不能

○不○看○一○字○

○所○言○無○非○題○之○神○髓○

○一○句○分○賓○主○

○百○折○一○氣○故○一○氣○

○百○折○耳○

一旦而至之也則必為之反其所至而至者見焉反其所獨至而至者益見焉故人所為合言之者我必取而分言之誠曙于其本也凡事之已著者恒見外而不見內事之未著者恒見內而不見外故天下與國〻與家自人視之則盡已著也自我視之則盡未著也曰本之未固則猶未著也凡事之既定者恒即近以及遠事之未定者恒即遠以推近故家之視國〻之視天下自人計之則皆既定也自我視之則皆未定也曰本之未立則猶未定也若是由家而致之誠不可不明于其本哉雖然此可為明于其本之至者言之不可為不明于其本之至者言之也何也天下之視國〻之視家言其勢之所至

（妙義出以妙舌）（曉人之言）

也而寔則有一至俱至者在我已有兼而致之〻事抑言其情之所生也而寔則有生則俱生者在我已有引而一之〻理則夫身者是

（一筆結明）

又本之所出而天下國家總斷諸此〻本之最大者也

到此作則全題竟不見踪影矣不但格局并句字註解不見踪影矣然却無一語不從題之骨髓出來若拘定格局論文則有才思人斷無開口處必欲其同腐爛于幾箇惡套醜調中而後已耶

天下之　朱

天下之本　三句　宋德宏

大賢推本以告人、而治道可約也、夫天下國家並列、而孰知其有本焉、孰知其本之中又有本焉、此孟子為正告之曰、天下皆可治可亂（分曉）（恒言本無）

（此義孟子借故个題目耳）之人則其言亦皆可治可亂之言、故以為大備而已有不備者矣、以為無遺而又有或遺者矣、在聽言者審其勢而返之、得其理而操之、而言乃見功、如恒言天下國家也、曠觀乎羅布之象、而分而列之、道不相統、則散而莫屬、君子曰有本焉、本即在言之中、遐攬乎席卷之模、而紛而馳之、意無所極、則大而失居、君子曰有本焉、本即在言之中、又在言之外、人言天下、吾亦言天下、人言天下即及國耳、吾言天

（跌宕以取態）（正在連拆處得意）

（故作行折以取神）

下為天下幾思之而後及於國也於天下將圖焉將置焉則莫若問諸國矣蓋天下之本在國也人言國吾亦言國人言國即及家耳吾言國為國幾思之而後及於家也於國將圖焉將置焉則莫若問諸家矣蓋國之本在家也人言而至於家言止矣而宮庭之際化有由起肅雍之範德有自昭夫而後知古大人修身一說誠足會天下國家之全而見所本也然而由天下以及身或疑其遠矣莫近于家而不知其有尤近也夫尤近者近之所托始也即由國以及身或又疑其泛矣莫切于家而不知其有至切也夫至切者切之所必推也故夫身也者亦安往而不得本也哉而說已返之於家則家之本在身

（此句點睛）（先伏共為本意）（轉出粘着家意不傷本句）（又先說共本一句）（轉句靈活）

也若夫人言未之及則何也豈言盡而意不止歟豈引而未發以待人之自悟歟又豈志高慮遠而道遺于所忽歟誠能回觀物之智為反身之察以治安天下不難矣

雖極直致題若將題之隙處細心玩味自有許多層折天下國家原是合說題面忽然分開定有一番思量天下國家寔是分說題情忽然合籠更有一番提醒身字是添註思量到此又有一番頓挫身字是總結提醒到此又有一番推敲都從題之隙處做出來也然則題隙何在只本字之下在字之上細思沉吟神理忽然湧出陸雯若

是解人言也。故有思量。有提醒。有頓挫。有推敲。今人各處抄套。吾不解自己口中說話時。前句未遠。後句不斷。如何忽然思量提醒頓挫推敲起來。豈不絕倒。故極佳文字。大都被顢頇老傖用壞。

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粘定家說。但一氣讀看。則壹是皆以身為本意。隱然言下。待三句後。另發此義。未為不是。微嫌語氣。若為孟子補闕耳。文用此義于本位之前。轉合更覺自然。

天下之　宋

天下之本　三句　韓燁玗

約本於身。累進而全其說也。夫天下國家。各有其本。而總歸於身。雖非恒言之所及。未始不可從此以推耳。孟子意謂。今有說所已著。借前說而引伸之。非以明吾說之所存。亦以明理之不可易而已。引伸之際。又不盡如乎前說也。非以明吾意之所存。亦以明理之不可易而已。說不必盡出於昔。意不必盡出于我。苟可以明致治之原。何憚相推而論耶。

與言評云此猶西江奏語未是道地

便有个本身在妙甚

昔哉恒言之言天下國家也。為有天下者言之。為有國者言之。為有家者言之也。有天下者言天下。似可不言國也。有國者言國。似可不言家也。有家者言家。似可不後天下與國言之也。而必

連及之且合發之其連及之者盡乎勢之辭也盡乎勢而勢之相維（清言妙緒此却是）
者反若未盡也其合發之者盡乎人之辭也盡乎人而人之統系者（西江勝場）
又若未盡也勢之相維人之統系之所在何也天下之本在國是也
非權于內外之輕重風俗之異同被化之後先權于臨乎天下者之（上二句本字即說身說妙甚）
所在不可越即本之所在而已國之本在家是也非衡于族姓之親
疎宮府之遐迩雖麟官禮之煩簡衡于蒞國者之所在不可越即本
之所在而已所在之勢猶為倡治之勢所在之人猶為釀化之人況（峰轉波迴末句一跌而得）
化有由起治有自出家之本有不在身者哉本以可責者為歸國雖
為天下本責國以治天下不能也家雖為國之本責家以治國不能（發上二句本即指身意出得透快）
也總責之于身則同條而共貫矣本以不可欺者為寔吾身之得失
家不能見而國見之是欺遠也吾身之臧否國不能見而天下見之
是并欺近也遞及于天下國家正治一即治百也吾故于恒言一幸
其皆然一惜其皆然也皆然則可以共曉皆然則多不及致思本身（無非妙旨）
之理無不可以相發明也獨恒言也哉
索性將一本意在上二句中便一路說下總見家國天下都不是
出治所在又出一奇而雋快幽微亦別開洞天福地

天下之　韓

天下之本　三句　張[illegible]

由天下而遞推之、本自有所專屬也、夫身在家國、為家國本、在天下、為天下本者也、而孟子必遞推之、亦即恒言申繹耳、且聖王之于天下、隨所在而莫非所寓焉、而必為之較緩急、審重輕者、非曰致力于此而其他可勿務也、蓋以好從事于遠大、而近小者忽之、則不可無所衡較焉矣、恒言天下國家、夫天下國家以區域論之、而傳有此名也、略名而論實、不過人之所集耳、吾第使集多之人與集少之人各得其閔通之實、斯已矣、天下國家以宰制論之、而分為此勢也、略勢而論情、不過我之所類耳、吾第使親於我者與疎于我者各得其暌

快論驚人四座皆寂

逐層次序自見

屬之情斯已矣是有本焉可進論也失其所為本不必執人而求也得其所為本即可因我而推也推而廣之為國又推而廣之為天下天下與國廣狹殊也而天下與國之中其各有一本也則不殊但以其人不能操轉移之權而第相通于風氣則狹者廣之所由見端也

（從）

（一本說起到各本說作兩義皆圓妙當于理）

則是天下之本在國也內而推之為家由內而外推之為國〻與家內外殊也而國與家之中其各有一本也則亦不殊但以其人仍不能司治亂之原而第相觀于儀型則內者外之所由始基也則是國之本在家也至于家則有與為儀型者將不第為國之本也天下亦待之不然而家先不足恃無以為儀型即無與為風氣者將不第國

（先將家一頓貫上二句妙絕思議）

無所本也天下亦去之不然而天下亦由此理甚矣家之本為要矣而家之本曷在乎則身是身者無異于家人國人天下人之身也而又不同于家人國人天下人之身也其所無異者絕遠夫崇高富貴之氣而兢〻馭朽猶然大夫士庶不克寡過之心其所不同者統備夫剛柔正直之全而穆〻元良非復臣庶子孫得參皇極之建由是人各有身皆欲本我之身以為身我自有身必欲得可本之身以為身人之恒言不可聞而起悟乎

（結出修身為本有本之言）

（寔理名言不同苟設）

此又將家字一摘則末句已併入上文落到身字只黏住家上末句竟不拆開說無幹補之痕愈出愈奇文人心思豈可以一格限

耶。其思路最曲。議論最警異。而題義圓密不墜。未補修身意。皆見真寔力量。不肯抱不哭孩兒了事者也。

天下之　張

天下之本　三句　錢受祺

推言之本而遞繹之、以身為化原也、夫天下國家、言之已及者、抑知由所未及者思之、而益見身之重也哉、且至理貴乎審端而撫世無容自異。則常遠鏡宏猷。而知道存皇建焉。蓋凌雜之務。博設而鮮功。靜約之原。內求而理備。苟志深于自考。人言可取而繹也。彼天下國家、恒言亦止此矣。雖然。言之深長者正以未竟而引人淵悟。使循此而由繹焉。何必輿人之諷咏。不益鑒乎圭璧之箴銘。言之大備者。正以隱約而足人靜思。使由此而觀感焉。何必閭巷之聽聞。不昭晰乎宮禁之茂烈。吾於此而知有本之義。本止一本天下國家固可合言。

虛引而入

夾說風神搖蕩

與本各有本天下國家固可析言與雖然吾將進求其所本也蓋天下本於國矣化行自遠者必自其近貽之也未見畿邑不懋其紀綱天下有同風之象國本于家矣教被于疎者必于其親肇之也未見閨閫不迪其倫紀四國有象化之猷而御于家者非身乎端刑于以治采甸慎言行以動四方家此身國此身天下此身也本之所以顯設而衆著其端也弘雅化者不求於四境謹風教者不專自庭階天下此本國此本家此本也身之所以高居而靜操其理也則由家以溯其本不於身得其大全哉是以大道雖可朝發夕至而君子不恃也始乎微卿迄乎博達而致治清濁之源自不容或雜則深思乎此而知敦愷悌以仁其公族隆風澤以淑其郊坰清躬仍不弛其祇迪而已矣盛業雖可并包兼舉而聖主不事也兆乎表正及乎旁治而發迹見遠之機則自可徐收故究圖乎此而知閨門著其和順甸服被其休嘉深宮祇自勅其戒康而已矣身也者雖恒言所未及而孰非引而待發者哉

今人好言醇雅不知二字極難永當醇之反為偏僻所知也而不知膚鄙之非醇雅之反為粗悍所知也而不知淺滑之非雅此則近之矣

天下之　錢

天下之本　三句　張韐之

由天下而遞推之、重其本於身也、蓋天下國家、皆身之所推也、苟非舉恒言而繹思焉、亦安知其為大本哉、若謂為治者不可為無端之政術、論治者不可無審幾之學問、君子聞偶然之說、而知其理之備者、誠以遠引之而彌近、博舉之而彌約也、人之恒言、天下必言國、言國必言家、是合言之也、合言之而先後緩急之序蕩然而莫知所從、則合也不如其分也、因天下而及國、因國而及家、是又分言之也、分言之而求端用力之地隱焉、而莫知所一則分也、不如其合也、是蓋有本焉故也、天下之本烏在、即所恒言者曰國州有九而首之以

○層樓高唱

○是逐句

○是三句貫至末句

○提出本字老

○點睛都為末句

冀服有五而先之以甸豈不重言天下而所以孚萬邦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不然勿漫言天下也國之本烏在即所恒言者曰家平章者雍穆之應江漢者關雎之風豈不重言國而所以端風俗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不然勿漫言國也家之本又烏在吾為之益一言曰（只用數虛字幹楚）身刑于著乎風詩物恒凜于大易豈不重言家而所以齊門內者固（省却多少破碎此即擬馬鬣大書法也）在此而不在彼也不然勿漫言家也人言所已及者吾即事以求其理人言所未及者吾引伸以畢其說蓋君子明道能為本原之論以（二比能道出孟子心事與）引當世之正誼即此為天下國家之大法而何得謂庸言之內無事（本領不同無當法矣）功人言所已及者昧其義而猶存其詞人言所未及者沒其詞而遑思其義蓋游談既衆好為救時之策以勝儒者之躬行即此為天下國家之深憂此吾獨于為己之學求王事有天下國家者勿以吾之言為恒言也則幾幾乎知本矣

不破碎三平句體而共本各本次序增添無一不安頓如法看他人脚忙手亂費許多周折儘可不必便是出人頭地○此是孟子得曾子大學真傳借恒言發明其本領極大其用意深切著明若無後二比擔當觔兩便布置合法不過時下講死格子如題俗派耳看者當得此意

天下之　張

人〻親其　下平

平一世于人情之中平諸邇且易焉而已夫親〻長〻人〻可致也

天下平不是平天下

而天下之平不越此安事遠與難哉孟子曰天下之望平久矣天下

之人〻望平久矣第思天下雖大不過人與人共處其間使人謀其

只是道理本然如此說得透闊

所疎則較難雖以一人而難必先後之齊致使人謀其所切則較便

雖以四海而可知至性之不殊也吾謂在邇在易者何道何事也人

用意精刻而華出耐人尋味

生而不能無欲則爭思人何者為彼之所愛而此不相奪始知人安

海內之計不外家人天性之間人生而不能無習則異思人何者為

彼之所樂而此不相殊始知整齊億兆之權不出生人至情之內則

是親其親長其長人人可致也而天下之平不外是矣莫遠于天下
而有不遠者親長也夫人日遠其父兄則凌厲之思必起夫人日邇
其父兄則輯寧之志自生苟敦白華而將行葦者人人然也猶有未
格之井疆阻我聲教者乎朔南猶一室也無煩侯尉矣莫難于平天
下而有不難者親親長長也夫人日見為子弟之難則天下亦必無
平易之事夫人日見為子弟之易則天下亦遂無艱難之途苟懷仁
粟而樂飲醑者人人然也猶有未齊之風俗煩我勤恤者乎秀頑有
同情也無嫌扞格矣夫然而戰爭不息吾願以親長靖之鋒鏑之危
不如家人相對之樂也明矣人倫有一日之燕喜其風猶足以靜數
百年之人心相比以伍相結以軌何如相勸以孝弟者之為得也而
王道之行列國豈殊其風氣哉夫然而策士傾危吾願以親長正之
秦楚之遊不如戶庭聚首之歡也明矣生初有一日之善氣其流猶
足以息數百家之紛紜要我以縱連我以橫何如責我以子弟者之
為切也而四海同風三代不見于今日哉人人樂奉其父兄合之即
為大順之世天下咸登于雍睦不過各全子弟之心何多求焉

此只就上文點實兩在字正要說得極邇極易一侈張天下平便
覿面千里開疆鑿險文字不溢一綫故難求遠求難孟子明有
所指非文法泛言也得此痛快沉着言之親親長長天下平真覺

得字〻痛痒切寔。三代可復。此理直至今日不易。也直至今日無人信及。

人〻　趙

人〻親其　下平　檀光熿

治隆于親長。所以厭求者之心也。蓋親長甚邇。親〻長〻甚易也。而天下即以平。彼妄求者曷思之。今人情競馳騖矣。驟焉而思所以易之。此必不得之數也。惟明告以所求在此。而所效即在此。所求在此。而所效更不止此。而後向之馳騖者。乃有思焉而無以易吾之說。且夫服乎吾之說也。吾何以謂道在邇而事在易哉。海甸殷遥。人曰乂安。吾曰人安誠是也。曷其念吾庭階乎。夫庭階近矣。使近之而無以致遠。猶當念吾庭階也。況近不終近與。治術繁多。人曰君相。吾曰君相誠然也。曷其修吾子弟乎。夫子弟易矣。使易焉而尚有難者。猶當

習氣

倒撲語有斤

修吾子弟也矧難不終難無則曷求之親長萬族而共一君比閭而（為西銘下註脚耶）各戴父母是親之治者過半也不以天地之大小為伯仲而執父母之先後別友昆是長之治又過半也不求以身外難致之事而止求人之自親其親自長其長此時之人亦甚樂易而可親也則曷求之人人吾有其父而使之謂他人父猶己父猶之乎遠與難也吾有其（其字刻剝）昆而使之謂他人昆猶己昆亦猶之乎遠與難也不求以彼此相貸之業而止求人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此時之人人亦甚朴率而近化也夫然而天下不已平乎天下者身之積也克祗厥考克恭厥兄（人人二字襯托得出）一人然而和恒在一室人人然而和恒在四方矣夫世之忽為邇且（得指點精神）易者至親長至矣自今視之果其迩且易乎哉天下者又家之推也父樂得以為子兄樂得以為弟一人然而野人之門內可觀人人然而聖人之海外可頌矣夫世之驚為遠且難者至天下止矣自今視之果其遠且難哉一道同風規之豆觴而已足唐虞三代取之几席而有餘妄求者知之

上二句是喚醒他岐塗此是指示他寔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也文寂得此神情而寔發親長天下處道理極濶大極精寔得無從張子厚來耶

人〻二檀

人〻親其　下平　謝開寵

觀親長之效、而知王道本乎人情矣、夫天下者、人〻之積也、親長至于人〻、而天下有不平焉者乎、務遠難者宜知所變計哉、今夫善治天下者、不必有求多於治之心也、即以天下之欲治者還之天下而天下已無不可治、即以吾之欲治乎天下者、使天下之各自為治、而天下固已大治、求遠求難、彼其意豈不欲胥天下而平之、乃稱至願哉、然勤思遐波、而近失閭里之歡、已足傷父老之心矣、高語郅隆、而下悖庭闈之節、已大非百姓之福矣、胡不思王者日取天下而與之言治、雖經緯萬端、不過欲獲其意之所期、及與登閭左之書而見夫

（點醒全在而字看他曲折）（取之）（道神若云所求不過如是）

（但如此便是妙于言外得之）

愛敬之形于門內者婣然如出一轍也乃始暢然曰吾之所期乎天下者即期乎此也天下亦願得王者而與之向治雖性情各出不過欲慰其衷之所望及與游雍熙之世而見夫孝友之動于堂下者歡然若合一符也乃始慨然曰吾之所望于王者亦即望乎此也則豈非觀于親長而知天下之心同觀于其親其長而知天下之倫同觀于親其親長其長而知天下之理同觀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知天下之化同乎任天下之為強為暴梗化未馴者使之一出于親長則家自為教人自為師而無不恬然率服矣故其天下平也初未嘗深求于天下之平而天下則已自平亦任天下之為吟為域頑殘莫

（此段筆歌墨舞得文家之樂事都為而字傳神）

（文還而字頓落平字極安閒極峭勁）

格者使之一歸于親長則室皆可絃戶皆可封而無不翕然從欲矣故天下之平也即天下亦不自知其所以平而天下已無乎不平蓋言平止于親長則舉念即在邇莫邇于此矣抑言天下之平止于親其親長其長則盡人可能易莫易于此矣不此之務而遠難是圖毋乃以天下為不足平而猶有馳心邪

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名目來絕非兩層方見得最迎最易而字是直指語非轉關語亦非推一步語也此只在兩層合處得空中指畫之神用意都在題外故筆筆靈變

人々謝

人々親其　下平　　闕　選

事本乎至庸效亦因之可驗也夫親長則至邇矣親之長之則至易矣而天下平不越此奈何不審其所求哉且人情之爭勝而不已也往々取其不急者圖之而妄冀或然之效不知效之可以自必者不越庸近之中而大順以積焉大化以應焉求遠求難何勞而鮮功哉

起得陡趁上跌下半句全理豁然

原求遠者之心諒非小數薄效之可慕矣今告之曰有道焉可使六字同風而四國效順則求遠者之心亦可以息矣極求難者之志諒

是指點語是激上語

非一鄉一邑之足謀矣今告之曰有事焉可使輯寧者在羣倫而休協者在方夏則求難者之志又可以止矣由斯以言遠執遠于天下

當句得勢

難孰難于天下乎哉然而非遠也非難也人人反其求遠者而求邇焉菽水藉以承歡豆觴用以將敬有如是之親其親長其長也以為庭闈之自盡則然乎而道德一而風俗同者何以不期而然也人人反其求難者而求易焉凡杖勿傷厥考之心肥羜恒為諸父之速有如是之不獨親其親不獨長其長也以為比閭之交盡則然乎而叛亂遠而親遜成者何以不謀而致也初無新奇可喜之論足以厭天下好奇者之情然而天子必有父諸侯必有兄理不踰孩少之知能而合愛合敬之風由之日篤則計窮而思反者其盡人讀世子之篇而奉橋衡之訓哉初無曠遠過高之圖足以慰天下好高者之意然而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伯境不出庭除之至近而睦婣任卹之治由之日隆則廣務而無當者其盡人懷明發之思而洽耆老之慶哉治隆風動而平章必始慎徽化盛辟雝而明倫所以輯俗即奈何昧其所求哉

虛宕鈎連　又起得陡接得緊　好宕法　天下平只在上截作指點含蓄　更起得陡接得緊是對定求　遠求難者言　迴繳上文　着詞不的當

看他股法相生處呼吸緊湊通篇打成一片而每股起勢又各突兀峭拔不從人思路順處出來最見筆妙緣近人講股法相生只講得文調聯綴不曾講得意思轉摺也此題有主天下人說者有主為天下人說者當如何曰讀白文自見曰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舍却根本言道言事故特地指醒箇目前現成

道理與他看耳。全旨自當主立教擇術者言。不是家喻戶曉也。但此句却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道理只得如此。故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求耳。若此句責重為天下人身上。要到得人〻親〻長〻。又多轉折。万失却指點迹易語氣矣。

人〻　關

人人親其　下平　黃雲鶴

即治成於親長。而知人無貴於求異矣。夫親〻長〻。奚異之有。而天下即於斯平焉。然則用心於遠難者。可以知所返矣。且理居其至常者。即未有不處於至約者也。然理至常矣。而變者無以一之。又至約矣。而紛者無以定之。吾猶悔其操術之不當。而孰知已適如其意以報之也。舍邇易而求遠難。安得謂之求道與事者哉。吾思天下無道外之事。即如人無身外之心。閱一心而不勝心之異。閱衆心而又不勝心之同。得乎大同。而雖曠世莫必之隆猷。亦撫心而識其不遠。天下事有必歸之道。又如人有必歸之心。歷一心而知其心之險。歷衆

（做作而字意別見姿態）（妙理自命）（指點遠難亦淨言外）（之趣）

心而又知其心之和得乎至和而雖極今想望之盛治亦揆心而樂其不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奚他求哉天下所以反側而不寧者由於多倨侮之子弟故一人不率而推之人人皆不率焉康人何自奏與苟人人謹之門內而不忽為淺常循其出入而已無不協之法制夫以法制御天下猶慮有撓我而損其重者矣胡自此而即底蕩平也天下所以偏黨而不安者又由於無預教之父兄故一人不順推之人人而皆不順焉和恒不易言矣苟人人奉之居處而不略為尋常周於日用而已無不恪之典章夫以典章一天下猶懼有拂我而煩其合者矣胡自此而即底治平也況一端相因必有一端之獨至習行之而後知其大也其親其長無事規之人人而有合志焉即有同風焉故人有秉恒不敢越等而妄索即數世載其恬安之福一義共遵即有一義之深力服行之而後知其不小也其親其長無事諭之人人而有共願焉即有達化焉故人有彝則不敢曠論而高視即四海荷其清晏之休蓋人所不能聖人不強理所相及帝王不知難遠云乎哉

以親長指示邇易以天下平証邇易之所以不勞而成功此亦人所盡解但俱用虛挑淺撥逆取天下平甚難甚遠然後轉出親長之邇易所言盡雷同矣惟此特發親長本原及天下平相為感通

之故絕不頻〻點逗邇易遠難而其意旨却處〻透露平實之中饒有靈妙虛圓之致 韓選評

玩全節語氣於此句下應有然則何不求邇易而求諸遠難哉之意然白文却只此縮住令人自悟千載下猶若見其當前指點是孟子文章之妙行文補足此語義亦無傷然失其語妙矣此獨以幽微淡析取言外之意更覺其味深長

人〻親 黃

人〻親其 下晉 王庭

平天下有道盡乎人〻之事而已夫親〻長〻及乎人〻事至恒耳天下之平不外焉以是知其道之不誣也且古今之治道術者多矣雖有閑論眇旨不足以樹風聲贊王業君子不貴焉然使志忝崇修而侈營康濟是抑勸之驚也先王之教卻人于耦居日習之間而經理一世之猷藏之于不覺徐而思之而信其德隆而功溥也今人之求于遠且難吾得而正告之曰敦行之原孝弟而已矣起化之基家人而已矣類之所同豈獨我哉莫不先于子莫不先于弟立之親長雖卑下不辭者以為自有天下以來盡如此也故不驚也倫之所至

只就上半句點出

真是迎真是易皆于言外得妙理

寧獨聖哉何所因而愛何所因而敬著之以親其親長其長雖蚩蚩咸喻者以為自有天下以來或間有不如此而必以如此為是也故不易也然則人亦親親長長已矣人人已盡天下矣夫天下之平是豈誠有遠者難者哉今天下非枵然空虛大也所充盈布獲其間者人也人族千萬其實不過二端有崇奉者凡所為親長之人有承事者凡所為親之長之人為親長之人其年大都近于衰暮鮮有飛揚跋扈之氣足造險于山川所慮少壯者之不易衰止耳而親之長之則既得而制之夫制之之權莫尊于君師而嚴誅罰于國有時而欺置教笞于家無時而避也此陳密之勢也為親長之人其地大都

人人出得奇

奇論妙有至理誰敢恁

道誰能恁道

的確入情

處于崇高鮮有冒昧窮激之情思逞志于變故所慮愚賤者之無聊竊發耳而親之長之則既得而養之夫養之之德莫深于衣食而閑富厚之節有時而淫任仁禮之過無時而亂也此淺深之理也且也六尺之輿必有上下方大之室必有奧阼以親長居尊卑之等所以定名分也名分以致理故大綱小紀具天下整一之規模天下不至于羣而爭爭而不可使且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以親長生忠孝之義所以善性情也性情以召和故上感下孚兆天下雍動之氣機天下不患于強而從從而不可久而非曰吾之為此以治天下也以治天下則併吾親長亦偽也天子有父諸侯

講出親長中作用

至言天下平推加之美名耳

有兄自發以油然不已之意而感之者風行亦非曰吾之說此以望人也以望人則在吾之親長尤不力也匪他人父不顧匪他人昆不聞先致其歉然求盡之誠而導之者本立是故聖賢用修藏蕩平之業于黨族之中而享其安者忘帝王有師講子弟之職于朝廷之上而動其天者悅後之事于道者何從哉

雖多後世作用之言而其論甚高不在申韓以下經生家依口學舌安得到他眼裡

人〻　王

人〻親其　下平其二　王庭

觀大化之攸臻取之人〻而足也蓋天下盡人而人盡于親長以此求平何煩他術哉且學術之樊然適多岐者安衷乎攷得失之異效攬偏全之殊施彼大而夸不如崇務之有寔也或致而泥寧若循途之多通也使為善不出庭戶而王道已行鄉邦中心藏之不啻為喟然歎興爾道而遠難之求初何預人事耶計人之衆也一如其在寡父兄先生之號至親之屬我何呼之行路則譁然笑矣然人各有其族黨不待相為賜也承歡式好何乏傲人以獨秘之能抑人之壯也一由其自幼懷抱提攜之狀始孩之慕我何傲之成人則文焉偽矣

人〻二字有此快論

然人自有其性情不可取而代也陟岵在原亦恒觸人以易生之感是則親于親長于長吾獨非人乎而舍之將悵悵安往人人不盡天下乎而依之已坦坦來歸求平之道斷無易此也自君公大人倡率之于先而人不自疑其固有寢門視膳閭左能談深宮之美園橋執爵賤庶咸欽帝胄之儀因而思菽水之可將牡羜之是速吾亦無羨于至尊也而孝弟之意油然生犯亂之習釋然去矣則相與永遵王之蕩平矣自田廬畜樹贍給之于上而人無自暴于清時豐年稌黍誰無曾孫祖妣之烝行葦牛羊何難弟兄酒食之好因而思耰鋤之見德乾餱之來愆吾將無解于既富也而誶語之風徐以消仁讓之

說情事親切警動

主立教倡治者

俗忽以覩矣則相與歡率教之坦遂矣而由是游說之士過其境而愧之伊胡朝馳秦舍暮宿燕關令室家胥遠也為令于客曰得毋有違親離鄉而求仕者乎斯裹足不入矣且游說之患要結極為戰攻使旄倪罹于鋒鏑傷父老之心激子弟之怒試偕作于同仇寧俟數動干戈而始覩清晏哉淫邪之說聞其風而悔之伊何放棄彝倫支離仁義果生身奚託也將問其徒曰孰非親生兄育而來學者乎斯撤席思逃矣且淫邪之患玄虛變而名法使骨肉間于刑威乖積累之恩被根枝之隙試一反于天性何俟曲言議宥而始效平康哉方今怨隙相尋深于列國而非其伯叔即其舅甥何不逾懷于水木即

詞觸俗眼否

即轉求遠水難者

平只在依樹正立說是妙甚

天下

親長天下平聞切根原

至剛秀不齊隔以殊疆而分于族多同宗原于天皆同祖何難聯好于敬恭天下之平由此道此事也

親〻長〻而天下平是就現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事他求耳若要到人〻親〻長〻又須有使之道理在但此章只重指點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然大旨責在主教倡治之人則補此義更為圓滿後將游說淫邪敲駁妙得針砭求遠難人意深思椎辨一時莫敢攖其鋒此較前作議論更醇

人〻　王其二

人〻親其　下平　唐德亮

以親長統天下欲人知所求也夫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親長故所求愈失耳親〻長〻而天下平又將安求乎孟子曰自道之多岐而事之有所左也未嘗不竊〻焉反議吾道之博而寡要勞而鮮功也若彼為其邇而我為其遠彼為其易而我為其難嗟乎遠邇難易之間竟何如哉求之遠求之難告之以至邇至易而不解也夫苟聞吾之說而解焉何必遠也何必難也固可安驅而至也道在迩事在易戒之以無遠無難而不反也夫苟由吾之說而反焉原自迩也原自易也固可樂觀厥成也予以人〻之所自有而天下不歸于一乎予以

統上文兩在字指點以示人知所求若于親長天下平一作侈詞便是拙手

人〻之所可為而天下不著于同乎道莫遠于人為而天命為近各有親各有長而非謂他人父謂他人昆是亦道之至迩也但令親者無失其親長者無失其長而已大道為公矣舍此不求而曰致天下于雍熙誠覺其道遠耳事莫難于剏設而因性不勞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非從之不可行〻之不可久是亦事之至易也但令不獨親其親不獨長其長而已無容多事矣釋此不求而欲濟天下于仁壽斯覺其繁難耳而禮樂刑政亦可從此溯其原使天下共用其公器則將逃于法之外以為名使天下共用其私情則將入于情之中以自效治天下者不能違衆矯世以立其說而止因天下之所安有如此也如此而天下不平如此而天下平而猶迂闊于事情何為也而井田學校亦可從此返其始使匹夫自行其愛敬意狹而情專使王者自溥其風流教公而化博治天下者不能操切刻深以強其術而必予天下以各正有如此也如此而天下平即不如此而天下不平而猶不修其身本以勝何為也哉此吾為求之遠求之難者一正之而令奇衺者著于同亦為道在迩事在易者一明之而令司化者歸于一也人可以思矣

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到人〻親〻長〻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〻長〻不可為平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

矣。蓋迎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為。不可求差了。自走遠難。不是說親〻長〻。毫不費工夫也。文只在道理上洗發點悟。越平淡。越精深。令奇邪者著同。司化者歸一。尤得立言之旨。

人工　唐

仁之實事　四句　汪霖

愛敬有全理。而先就仁義以明其實焉。甚矣事親從兄之理為甚全也。即仁義亦不外是焉。人可不求其實乎。孟子意謂。天下皆為人子為人弟者也。而愛敬之原多不克盡者。豈以天下之理猶有大于是者乎。則試與之言仁〻之量可以無所不及。近之而一室之雍和遠之而一世之樂愷皆仁也。然而寔不存焉。蓋仁道雖大。究其原不過一愛而已。聖人知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可以言仁。故立愛者必自親始也。夫服勤就養。豈遂有胞與之量。在其意中。而庶類雖繁。能殊其遇。而不殊其永錫不匱之思。亦安往而非一木之殷〻者乎。即

（是函蓋乾坤句最據此聊）（仁字先透得以出寔）（子孤）（子孤有力）（倒折得醒）

○人○足○仁○字○正○見○寔○字○輕○頭○盡○處○

推之而仁民有術愛物有方非無更進于事親之事而仁之所以為仁者正不求之四海承休之日而第求之一人明堂之懷也故天下有事親而未即為仁者必無仁而可外于事親者仁之實事親是也而天下之求仁者可以知所返矣則試與之言義義之量可以無所不周微之而為制事之宜顯之而為御物之用皆義也然而寔不在焉蓋義理雖微揆其本不過一敬而已聖人知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者不可以言義故立敬者必自兄始也夫克恭天顯豈遂謂推行之餘足以盡變而因應雖煩能異其事而不異此因心則友之理亦安往而非友恭之秩秩者乎即推之而順可事長忠可匡君非無更進于從兄之理而義之所以為義者正不求之兆民合敬之日而第求之一室聽命之情也故天下有從兄而未盡于義者必無義而可外于從兄者義之實從兄是也而天下之求義者可以知所事矣請進而言智與禮樂可乎

實字只作本字解非與仁義作對待說若以名字文字等翻刻便似仁義假而事親從兄真其害道不淺諸作亦有見到者然多用空中指點不及此文之切寔○近人寂不解作小講之法大都開口說盡已是一篇小文字後邊反成贅複其餘或入首太隔遠或別生枝節亦總無是處此皆近時村教書俗選手不識法度蒙童

開筆便錯。壞却多少好姿質。可歎也。不遠不盡。不板不支。此可爲法。

仁之　汪

仁之實事　二句　趙衍

大賢明仁義之實。而人皆可與于仁義已。夫人孰無親。親孰不事。亦孰無兄。兄孰不從。而仁義之實在是焉。其亦可以加功而獲效矣哉。意謂天下事未有不明于其實而可以慢焉從事者也。而仁義其大端矣。仁義之體有以全衆理。而理不外于尊親之本。仁義之用足以該萬事而事不離于愛敬之原。天下之言仁義者。夫亦可以稽于其實而從事焉已。言仁義自必有求乎仁義之功。而非有本然之體立其先。則當然之功無以總其後。言仁義又必有徵乎仁義之效。而非以固然之用原其始。則自然之效無以成其終。若是乎仁義之寔之

先提寔字出仁義使包拜下文諸寔字

不可以不知也而仁義之寔夫豈有高遠而難行深奇而莫測者哉

天下之人衆矣有事我者有為我所事者言乎仁則不惟我所事者為吾仁所及即事我者亦無非吾仁所及而仁不可以勝窮而以言乎仁之實則不惟事我者仁不能遽及即我所事者仁必有所耑及所耑及者何事親是也由事親以及所事因以及乎事我者仁固弘被無方也由仁之及乎事我者原仁之及乎我所事以原乎事親寔則尋常易盡也人孰無親亦孰不能事親而何至以尋常易盡之端視為高遠難行之節也哉

（拈事從發論甚奇）（仁義一頓最有力）（筆力曲折回斡足以達頂中之奧矣）

天下之類殊矣有從我者有為我所從者言乎義則不特我所從者為我義所施即從我者亦無非吾義所施而義不可以勝既而以言乎義之寔則不特從我者義無可棄施即我所從者義亦有所先施所先施者何從兄是也即從兄以及所從因以及乎從我者義固精微莫罄也即義之施乎從我者本義之施乎我所從而本乎從兄寔則親切可求也人孰無兄亦孰不能從兄而何至以親切可求之理諉為深奇莫測之情也哉

為仁為義愛敬自有同原曰事曰從尊親初無二致明乎此者于以盡知行之功而幾舞蹈之效焉可已

從事親從兄看到盡頭從仁義看轉源頭其中許多層次偏向事從二字尋出島道百盤湘帆九曲却正是寔字真解

仁之　趙

人有不為　節　李嗣真

辨天下之大節者、立天下之大業者也、夫人亦貴能有為耳、乃自其有不為見之、則誠重乎其所守哉、今夫非嘗之業、不敢望之功名之人而恒推靜守之士、何哉、蓋好用其才、則才或有易詘之日、能貞其志、則志無不可任之功、固有因其一節而可以定其生平者焉、乃深思乎其人矣、夫人也、天下之致望者甚重、而慮其輕為出也、輕為出則不能重為受矣、一日之行係乎終身、則人之自待者宜慎、夫人也、天下之所期者甚厚、而慮其薄為發也、薄為發則不能厚為功矣、一事之動關乎全誼、則人之自致者宜審、蓋人有所不為也、亦有所為

○軒○朗○有○斤○而○有○

○風○度○

不為亦不專在一節看

○人

○跌○起○也○

○字是泛論、無所指、何用提唱

○字○而○後○字○語○意○凜○冽○

也而吾之觀人則于其有所不為也而知其可以有為天下之可為者唯仁于不仁也而為之無所望于其仁矣有人焉斷斷於不為不仁則必斷斷于為仁人或待樂愷之既著而後曰此能為仁者也而吾于其不為不仁時已蚤決之矣蓋其所堅持者然也天下之可為者唯義于不義也而為之無所望于其義矣有人焉斷斷于不為不義則必斷斷于為義人或俟剛方之既形而後曰此能為義者也而吾于其不為不義時已蚤必之矣蓋其所永矢者然也唯其然故聖賢之自處多不敢薄待吾躬之意無論其事之不可為者不以紛吾志即事之可為而非大有為者亦不以試吾才所以伏處鼓歌而動懷夫濟世安民之略者非過為期也其夙夜之所操者原自不苟惟其然故人之視聖賢每不敢遽信形迹之間即事以求志事雖可見而志正難量即志以求事志雖尚隱而事已可推所以出膺弘鉅而預卜諸謹小慎微之際者非虛為崇也其居恒之所任者正自不輕蓋以守微業而業之所至者可決原業于守而守之所係者愈重人之欲有為也其亦先審于所不為乎

孟子此言真勘得人心術學問盡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動以豪傑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為作用權變試問作用權變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領止云非義道一介不取與

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推其同處。止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為。由是觀之。聖賢門下。豈有靡所不為之豪傑哉。惟禪與良知家。自謂門風廣大。無所不可。故此一流下梢。無不收拾其中。反謂程朱澹薄。留人不住。遂皆歸彼而仇此。但觀今日詆毀程朱之學者。察其生平。未有不靡所不為者也。文中道得嚴正處。令此一流讀之。亦應憮然。○不為有為。四字虛活。隨人所見高下移動。如不事生產而成大業之類。一錯解。其極如沈宏祿之七筆勾。有不為人倫。而後可成佛作祖矣。故朱子引敬夫仁義之說以定之。葬此發明。欄柄極正。但此箇關係。正在所見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擇三字。又是欄柄之欄柄。惜此三字不曾提綱。未免一味漏耳。

以善養人　何元英

道有出于養人者。相忘于善之中而已。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以善養之。而其視服人者。不大殊歟。且天下同一甚美之號。而出之有至不至。則在乎用意之間矣。古聖人鎮撫方服。非特置報效于無言。亦且泯聲施于不有。其操之者至微。而入之者至精也。以善服人而不能。此何故哉。以彼爭長分雄。其力皆足相競。我本懷震攝之志。而所以制之者。乃出乎其名。則亦與為競爾。是不若隱其名而淡忘于陶淑之內。以彼乘權藉位。其勢易以生疑。我自處神聖之稱。而使夫受之者。早窺乎其意。則亦共為疑爾。是不若深其意而盡率于薰育之

合上文虛徐引入

即涵下心字

人字對諸侯講是

即從服字襯出

中其惟以善養人乎、侮五行而棄三正人亦容有不善而原其中情未嘗不甚諱也驟加以非辟之罰彼既處其不堪厚責以忠正之風已久鄰于大刻故養之者不欲存其跡也殷勤誥誡不憚隱忍以圖焉迹其治盛化除似有所持以為用者惟願與伯叔甥舅共濟于同好而已敢以善相震歎謹侯度而率王章人亦誰非樂善而推其隱衷或難堪自問也徐尊其和協之氣相遇于不及知靜消其剛戾之懷咸歸于無何有故養之者不欲明其故也懷柔勸勞不憚遲久以俟焉窺其布德修文似有所操以為具者惟期與甸蔡要荒共矢于同欲而已敢以善為招歎是知使人自傷不若使人自動使人自傷于不善何如自動于善養人者誠貴有此動意耳彼笙簧酒醴非無勞徠列辟之儀然此特其貌也哲王敷教必并其性情而養之夫至性情既正而漸摩亦已久矣是知使人相勸不若使人相化使人相勸于為善何如相化于善養人者誠貴有此化機耳彼玉帛車書非無慰撫友邦之義然此特其文也聖主旬宣必并其志氣而養之夫至志氣既齋而怙冒亦既深矣必如是然後可以服天下也服人蓋若斯之難也

一樣以善何處分出處處將服人者對炤便見確乎是養不是服絕不棘手　陸雯若

孟子服人皆言玉霸之辨。故朱子云。以善服人。如張華謀吳恐其更立令主之類。養人。如湯遺葛牛羊為之耕之類。張南軒亦以齊桓首止晉文踐土証服人。則人字自當指諸侯言為是。時作皆混此為得解。養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歸。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謂也。但語求高深一層。便犯此病。須分別看。此虛脚題也。他非說煞。即另作尾聲。看此文每股盡處。筆意倒咽。可令下文直接。可以為法。

以善　阿

以善養人　朱宗元

無遽于求人之心。斯能以善氣迎之矣。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而惟服之則反匿。是必出于養而後可耳。嘗觀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矜者。乃能處大事。昔之湛恩汪濊。而海內馴致者。其措施甚大。其所規畫甚深且遠。而不爭乎旦夕之業也。以善服人而人不服。豈善有效有不效歟。亦所捨失術耳。夫欲舉天下而歸吾度內。則我容天下之量。當大于天下容我之量。責己重周而待人輕約。雖過眚已著。猶有不忍遽試之武。抑欲以我為天下所歸往。則我俟天下之心。當裕于天下俟我之心。求其敏德而矜其不逮。雖成基已具。猶有從容

舉止高深

的是養字正解人字指諸侯言

而待之誠偶所謂以善養人者非耶雖有良政猝以投之則激而不能相入秉宇宙之大慮者如慈母之畜子焉恩斯勤斯始以教誨匡掖之意繼以吁咨太息之思四海之內不見其可畏而止見其可親夫使人震于我之善誠不若使人忘于我之善也雖有微猷偶以嘗之則過而不肯復洽有撫馭之弘圖者如雨露之潤物焉既滋既渥不以己之所能愧人不以人之所不能病人九州之長既畏于其威而復悅于其德夫使人率我之善行誠不若使人喻我之善志也昔者敬濟之主其肇迹于亳也廢其肆祀可以兵矣而曰或者不足以供犧牲食其牛羊可以兵矣而曰或者不足以供粢盛何其優游而

畜子潤物二意發養字可確但鳶俗目耳

此意人都不及

且將朱子語証人老子方有此胆力

不遑也豈若圖霸之碎政令未協而遽執其君又分其田惟競厥詭力也哉昔者緝熙之主其發于西土也天若曰可以舉事矣乃曰姑遲之而久焉人若曰可以舉事矣乃曰姑遲之而久焉何其惇大以成裕也豈若徧心之主求功甚急而盟不足以示信討不足以示威惟取快一時也哉蹤志者百物之所忌故戒用休董用威而必終之以九歌之勸劉德者天人所弗與故聲可訖教可達而必俟得其心之誠然服人云爾乎

養字有弟濡之大度有漸摩之久道惟此發揮得盡戰國惟以併吞為事諸侯相上以力其所效法并是桓文之粗者故上孟以

引湯文妙在上孟章

以善服人者言不同以力意也

閒通

力德言此章即前意而深之。講到桓文精處。凡其定周朝王急內攘外。無非以善服人。到底誰肯服來。此直說得精微。辨得王霸徹。霸以桓文為極。王以湯文為極。皆主諸侯服諸侯言。故人字斷指諸侯講。後比引朱子之言。直入湯文作証。正與上孟一章相照應。非具先輩作家膽識。不能放筆及此。〻若三作俱佳。而時選槩不之及。甬上潘友碩携過村堂。亟錄之。意佳文之埋沒于俗選者。何可勝數。安能盡得良友而寶傳之哉。

以善

以善養人

養只是善與人同耳非忘也

此是黃老家言

王慶章

同一善也。忘其有善之名而可矣。夫民而知有善名。則性失其居矣。養人者所為入于其中而不知者乎。且人主以理治人。不若以情治人之神也。而以情治人。不若以情自治。而并忘其治人之術。蓋使君釋己而以下為情。教之所期也。使君釋下而以己為情。尤教之所期也。是蓋大同之治而未易能也。惟彼服人。曾不崇朝。豈善之有未至與。抑所以用善者異也。風會推遷。政由俗革。而不本一人之修己以為制治清濁之原。終治術而非治道。權法補救。化與時移。而不推與人之全量。以為立政盛隆之主。亦小補而非至功。此非于善之外有

本推二意交養字

好

戊子

他端也君子曰去其服人之心而可矣去其服人之名而可矣是曰
養人父兄之養其子弟也有優柔之化焉始未嘗不幸其必至乎是
而故緩之總未嘗幸其必止乎是而故又勵之養人者知此意而善
與不善俱勿使不善之戾吾善也善與至善俱勿使善之猶有未善
也去其畏君王之迹而如一家也斯所以鼓舞之者神矣辟雍之養
夫俊秀也有薰蒸之德焉始未嘗預期其均至於是而盡強之終未
嘗期其或不至於是而即棄之養人者明此意而善與不善異不曰
我善而爾不善也善與至善同不曰我善而更無有善也略其修政
刑之法而如師保也斯所以漸磨之者深矣有謂亂國用重典者此

服人之名是孟子所加

比借眷字而確

養字以折筆取

深邃卻不差入黃老去便佳

縮住下文

其說可廢也誰無父母怙之恃之誰無兄弟儐之佑之民實有知奈
何以知勝乎但使之各生其共各敬爾儀而有不順于化者則衆皆
恥之有謂政寬斯民慢者此其議可息也取彼凶疇與以伍之取彼
子弟與以誨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乎但使之必正其誼必明其
道而有不即于澤者則上亦愧之以是知官治者修之未事治者修
其外教治者修之本養則其本也鼓民之色目見也通民之聲耳聞
矣合民之意神和之養則其和也

子語

人字偏就民說亦是時派喜其中幅有幽微別致無一點俗塵涴
其毫端

湯執中立賢無方

商王之存之也、大賢兩以其意斷之焉、蓋湯不以執中傳、即立賢之

事、亦未嘗多有所見、孟氏子若以為當湯之時必如是而後足以見

其存之也。何也。自舜之命禹也。曰執中。而外此無聞焉。則以知中之

所自來也。則以知執中之所宜專屬矣。然其時之君臣上下。無之而

非中也。亦無之而不足以見其執中也。而天下後世亦遂相與忘乎

其為執中之意也矣。而若夫父子自有其箕裘。君臣各見其趺事。苟

其有以存之。則亦自有所以存之矣。且夫中或傳或不傳也。不干其

世也。則皆以有其事而不必著其名。至于湯。前此之去我者數百年。

即此二語作小講○奇

恰○好○舜○禹○※○脉○

漫○開○舜○禹○

並○欲○開○文○武○周○公○下○文○

必○宋○湯○

後此之去我者數百年中蓋幾〻乎其去之中蓋幾〻乎其存之此
（中有憂勤惕厲意）
時而渝焉則千百世其渝矣此時而弗渝焉則千萬世其弗渝矣況
乎其為君臣家國之變更何如者則由當日之事以想當日之心而
見其臣之頌乃君也孫之率乃祖也以至後世之命厥胤也皆不足
以概之也而吾以一言概其心曰湯執中（也恰好舜禹落脉）自禹之總舜也曰傳賢而
後此亦無聞焉則以知賢之所僅遘也則以知立賢之難乎其總矣
乃其時之君臣上下類不得僅稱之以賢也類亦不得僅目之為立
賢也而天下後世亦遂不敢傳以為立賢之法也矣而若夫一姓之
中有數聖焉奕世之內踵相接焉苟其相與存之則亦各有所以存

之矣且夫賢或同而或異也稽斯為或也則既得以有其過而不必
著其功至于湯上而矯誣者幾何人下而塗炭者幾何人虩〻乎皆
（串合處有斟酌）
為庶民也虩〻乎獨為君子也此時賢而亡則中與俱亡矣此時賢
（切湯之無方）
而存則中與俱存矣況夫其為東西南北之舉或相需乎則由執中
之心以想立賢之事而見其德乃官也功乃賞也及夫顯乃忠而遂
乃良也皆不足以盡之也而吾以一言盡其心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是孟子偶然節舉各節兩件不必貫串必貫串者因兩件大小不
倫上虛下寔平對不來遂生此法此文劃然平對不起不收獨存
古法而輕重悉均上句不見其大下不見其小于平對中又仍

有貫串却非扭合故有針線之巧無之痕

執中無方全然不下實詮此弄巧法先輩所不為以其蹈空不切也此却于空中另尋一切法曰切湯若但以執中無方無証據故奇其特解然則下如傷未見不泄不忘兼三施四又有何証據哉

湯執　程文

執中立賢無方

敘君道於商繼夏而能存者也夫執中固足以盡君道而立賢無方湯獨有見其大者君子謂此一端亦足以見商之能中已孟子歷敘存之者至此而曰帝王易世而各為政者不以其事也以其心也心者虞夏以來相傳之中統至今未之有改者也是中也君得之為賢

側貫絕不費力

君臣得之為賢臣要必有賢君而後可致賢臣亦必有聿求請命之賢君而後可多方以獲其賢臣吾于湯見之矣夫湯之得統不殊于虞不殊于夏而湯之守道較難于虞較難于夏何也舜禹之時天命相禪其君臣誥誡一廷者惟允執為兢兢即不言執中而其于中也

自無不執者至于湯而世異矣危微之理幾〻乎難之而湯獨毅然守之不邇不殖弗以嗜慾累其清明制事制心能以禮義全乎天德君子覩降衷克綏之誥想見中道之不容以或絕而存之〻功在有商之君子其持之為獨嚴而握之為獨勇者故謂湯為執中云而或曰中之執也阿衡佐之或曰中之執也不惟阿衡佐之鳩房諸臣與有任焉是未嘗取商先王懋官者而思之矣夫上世官人以族其名登于天籍者大抵皆一姓之奇至湯而岩穴之英亦與聞乎朝廷之業抑上世爵人以世其敬應為帝臣者大抵皆神明之胄至湯而崛起之彥亦與應乎彙征之塗予讀商書至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胥然有忠厚之感曰湯之用宅克即宅用俊克即俊者蓋有道也湯人立賢無方云夫此一端者豈遂足以盡執中之傳要其得臣以自輔養賢以及民誠中道之尤大者矣此道自虞夏來未之有改也敬修可願祇台不距湯之執中也蓋守是心也乃若闢門是詢懸鞀是求則湯破世及之方而開功名之路者不又有合焉者乎

凡側做者仍做得上大下小上虛下實惟此文各見全身其章法聯合之細頓宕結束之古峭皆從史記得來

天士惟此俊秀旁求者聿光夏室大競之盛若是乎湯之執中固無

自無不執者至于湯而世異矣危微之理幾幾乎難之而湯獨毅然

立賢無方　趙作舟

商王以中道立賢公天下而無私焉甚矣天下之賢當與天下共之立以無方湯之存之固無方也今夫帝王舉動無不與天下為公而登秀良以自輔弼則尤屬朝廷要務為一人視其進退即一心見其廣狹此自古君子罔不以知人善任為急而敷求哲人之典至商書為獨懋矣吾歷論存之之統而及湯執中其事可一端概哉不邇不殖王衷其至正矣而本請命之思以弘襄大業乃以簡在不蔽者遠追明揚師濟之風制心制事施厝其無偏矣而發非常之略以拔擢天士惟此俊秀旁求者聿光夏室大競之盛若是乎湯之執中固無

看得精嚴方切憂勤惕厲

方也、而其立賢也亦無方云、賢士之進身不一格。彼累世臣之者元
（皆從憂勤惕厲意講得的究無方原不）
愷乎至夏衰而沿氏族也。湯所為重懼乎失人也。以廣大者立之賢
（閑權術作用）
于我確有自命之地而才器惟其所置故特簡及涑賤而無所嫌勲
叙優世臣而亦無所吝也。今讀仲虺之誥曰懋官懋賞資格不得而
限之矣。聖主之遇賢臣無定例。彼度才銓叙者流品乎。當簡附而苦
淹抑也。湯所為相遇以天心也。以公虛者立之。我于賢非有愛憎之
偏而論辨一因其質故三聘登而萊朱並相嚴惟式而宅俊交克也
今誦長發之詩曰阿衡左右成例不得而拘之矣。蓋天子之奔走天
（議論開展氣亦沉雄）
下者法也。然使官積而致貴吏雜而多端則以法而得之不[illegible]
失之即見為厚矣。湯惟不執知名勇功輕重天下之人所以培育昭
于累世而夢卜猶有巖阿之佐。蓋天下之受裁人主者意也。豈無聲
滿當世而不足稱世未知名而迥乎俗則以意而私用之即多揣摩
（緊頓存之之旨見惕然心法好）
私退之又多困絀矣。湯惟以我清心無倚衡量天下之士所以旁求
凜乎待旦而簡在無非自得之師。其存之如此、
無方儘受條陳未免夾和後世權術作用意思。句句從憂勤惕厲
中看出。一片簡在上帝之心。方是存之嫡傳正脉。其議論又極沉
酣無畏葸繩尺之態。

立賢　趙

立賢無方　王庭

商王能用賢、而其途廣矣、蓋舉賢以方、而斯世將不獲盡賢之用、然則湯之立賢何如哉、嘗觀人主肇造邦國、必以用人為首務、顧人主一人而用一代之人有餘焉、且人主一時而用歷代之人亦有餘焉、夫人主即操威命靈爽之權、未必能及乎歷代以後也、然歷代後猶將見其用人之心抑非徒見其用人之心而已、兼以師其用人之法也、如執中之湯非乎、蓋湯亦夏商間之賢也、觀其始為諸侯總為天子、則天之不以常局困賢者類而推之可知也、即湯之先舜與禹亦猶唐虞之賢也、觀其一纘崇伯之封、一繇側陋之錫、則古之不以成

寫無方之意甚新緊

無方是法所以无方有存之心在兩層寫出

无方原頭便是有之原頭奇而確

格律賢者準而求之可知也是故湯之立賢也簡在惟天旁求有哲得人而樹百年之計博選以徵異量之茹至于今猶稱其立賢無方焉方之屬于世類者可以待庸人不可以待賢士何者庸人吾固得而類置之也若夫賢則生有挺焉者矣彼公卿大夫之子多有以不肖墮家聲而窮鄉僻壤不無自喬于豪傑之路則惟湯破衆議升之使上者無所阻下者亦得有所勸云不方之拘于資格者可以待小賢而不可以待大賢何者小賢吾猶得而績考之也若大賢則禮有過焉者矣彼數奏明試之中亦可以循序守成績而殊才異能決不輕就吾尋常之知則惟湯以不次擢之使一旦有所效後日亦不恨無可加耳或謂鼎革之需才急故無方之道宜用之而不可用于太平之日此其說非也彼但以太平之日需才不甚急耳其不急賢已誤也因以為可緩不重誤乎夫古之得人水火工虞不同方而共治者雖千載後猶將行其汲汲之心也若曰茲太平矣而姑置之可乎哉人或謂神聖之得士真故無方之道得行之而不可行于中材之主此其說非也彼但以中材之主得士未必真耳使庸一偽賢可惜也因以厄衆賢不更可惜乎夫古之取士盜賊奮俘不易方而効能者雖千載下猶將學其恢恢之度也若曰吾中材也而姑泥之可乎哉是惟湯之立賢用意甚深不可及也造攻之事賢有功而立賢不

更精確

盡以功故湯之時無世爵一德之朝賢有德而立賢不必盡以德湯之時無遺才此帝王之大略也

豎一義必穿穴嶮固而出直不放古今格子在眼稍裡却無一米落格子外亦文字中師子兒也

立賢　王

禹思天下　四句　雷壯

聖之任於己者重故深由己之思焉蓋禹稷既以身任天下則飢溺誠不得漠然視之矣由己之思所不容已哉且夫宇宙甚大皆不得度外視之者理也抑宇宙之民甚衆更不得旁觀置之者事也儒者備其理聖人大其事則可即其事之殊而原夫理之一焉禹稷顏子何以同道哉吾且姑置顏子先論禹稷禹即非司空固未嘗不懷襄之懼而遂引其過于身人必以為迂則疏瀹之智所不必試也稷縱非司農亦未嘗不懷黃茂之美而遂任其咎于躬人又必以為誣則井畝之務所不必勞也乃禹所當者何世乎前人罔績幹蠱伊

此句便犯下節

俗法

啟亦不曾補顏子

觀其意好

承上

句合顏子入手

此句轉出本位

始顏子

直擊到如是其急

呼當世着眼

誰堯舜既以治水之事命之禹矣更無有分其任者以撓之是天下之溺可由禹而不溺也禹則思曰堯舜既以治水之事任之我則非堯舜之事而已之事矣由此以致天下之不溺寔皆我之事矣然天下之民如此其廣也保無一民之不溺乎誰寔司治水之責以致此故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禹之道然也抑稷所當者何世乎粒食未遍民生何遂堯舜既以稼穡之事委之稷矣且無有並其權者以寬之是天下之飢可由稷而不飢也稷則思曰堯舜既以稼穡之事委之我則非堯舜之事而已之事矣由此以致天下之不飢寔皆我之事矣然天下之民如此其衆也能必一民之不飢乎誰寔司稼穡之教以致此故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稷之道然也乃知聖賢所同者惟此濟世之具耳時之顯晦非所論也即專論其顯而已不予後人以可議之迹抑聖賢所同者惟此救時之心耳遇之得失所不計也即止言其得而亦非示後世以難白之隱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誠有確然可據者在也

此是推出所以三過不入之故不是虛論聖人心事也若虛論心事顏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己之急耳此意提闡分明

禹思　雷

（己字再緊一意）

（分然道字好蓋細論之即禹稷亦自不同也）

（又虛合顏子好接語反說開矣急轉得法惜轉人不透）

（心情天下只責不在己耳責不在己正是計得失來）

禹思天下　四句　黃虞卅

二聖有獨致之思大賢如見其心焉夫盡若禹稷之思將何以處夫有思而不為禹稷者也而禹稷則得致其思矣其心不可共見哉若謂聖人生而衆萬姓康阜之事悉起而以身為之然非遽以身為之也心已先為之矣蓋有其心者不必有其事而有其事者更不容已其心正不同乎未與其事者之心耳知此可以論禹稷間嘗流覽今古而知聖賢之生凡以為天下也顧有然者有不然者獨禹稷之天下也以飢溺著始知草昧之沉災天寔為之未必若近日之水旱全關人事也當禹稷未生天地亦處于莫可如何之勢亦知中天之

咨警君獨愛之未必如今日之時數徒厪名世也倘飢溺未任聖賢亦無庸迫不得已之情然則天為飢溺而生禹稷必有其故矣禹稷為飢溺而任天下如之何勿思以天下之巢而居露而處也若未知為溺禹思而天下溺矣即曰玄圭錫而胥溺弗形似無煩聖慮也然使天下而無思溺者則竟溺矣無思溺而舍禹而外更無有以思之者則愈溺矣薄言思之懷襄者不在山川而日深昏墊于隨刊之風夜以天下之茹草木食禽獸也衍若不知為飢稷思而天下飢矣即曰民人育而阻飢罔開似無厪聖憂也然使天下而無思飢者則竟飢矣無思飢而舍稷而外更無有以思之者則愈飢矣睠言思之繁殖者不在原隰而時厪豐草于有相之神明由今以思禹稷蓋盡合此天下也集天下之身為身軫念民瘼固居人計慮之中總天下之憂而憂典懷昏墊又出人意想之外夫固堯舜所不能代其艱而皋契夔龍所不能分其責者也何者當平世也此則顏子之不同而同者焉

孟子只為出處立論故止取顏子與禹稷較耳若論其地不同則禹之與稷亦自不相通若易地皆然則堯舜皋契無不皆然也收結數語大有見

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職分之

思禹稷之所獨故思字帖定由己講不帖飢溺講警拔中獨有針線

禹思　黃

推二聖為天下之思任有不容已者也蓋禹稷身任天下則溺飢皆己事也由己之思所不容已哉且由今而尚論古昔將以參考同異不先觀其居心可乎蓋道由于時而心著于事因其不得已之心以原其不可易之道則禹稷之同顏子而事不同者可稽矣夫禹稷蓋有天下之責者也隨刊播種經營皆有聖人之才乃若才不必恃而責有不得辭迄今如或見其憂勤惕厲之意錫圭辨穀創造皆有神明之德乃若德不敢矜而任有莫可諉至今猶可想其咨嗟歎息之情當禹之世其于天下何如乎禹職治水者也司空既命以來天下

根道字並刀直入湊理表然

領句夾然

之溺非堯舜之事而已之事矣一民有溺朕心孔疚矣夫已而不任
（跌已字却射顏子）
奠民之事也溺在天下者也已而既任奠民之事也溺由己溺也誰
（用此句煞住語勢咽縮下是以句文氣直接用作轉句便平常矣）
寔司治水之職以致此當稷之世其于天下何如乎稷任教稼者也
阻飢既咨以來天下之飢非堯舜之事而已之事矣一民有飢予辜
安釋與夫已而不受食民之命也飢在天下者也已而既受食民之
命也飢由己飢也誰寔任教稼之責以致此蓋論其事者先其心思
（如此說思字方合章旨）
飢溺者禹稷之心而不得不思者則其事也事有攸屬雖以兩代開
天之聖人而下同庶司職守之不敢易論其道者先其事思飢溺者
禹稷之事而不容不思者則其道也道有攸在雖以中天條和之
極而猶若其咨乃粒之不敢康是故篝在一心而天下已共享其康
濟功歸萬世而聖人祇自盡其得為此禹稷之道也
此與割烹章思字有別彼是未任事之思此是既任事之思未任
之思要見其重故重在天下既任之思要見其急故重在已字此
文思字都在已字中通注出來語語親切陸雯若
須知伊尹雖未任事然已有个湯在湯又有三聘在也即是當平
世也華陰蘇門亦曰名世任道吾不知之矣故此二思字摠在道
當任事上看

禹思　李

禹思天下　四句　劉子壯

古聖人有天下之責、于其為民之心可見也、甚矣古人于天下之事、直以為己之事也、溺之飢之、使禹稷未受其責、夫豈肯強與之哉、且夫立近以指古、必深觀夫天下所以託于古人者甚重、因以得古人切于為天下之情、夫古今之勢、無不由亂之治、而聖人之心、雖未及在位未嘗一日而忘、惟夫生民之責既屬、而聖人遂有所不得辭焉、則吾于平世之禹稷見之矣、夫使聖人必得平世而治之、則亂世將誰居乎、又將使誰撥亂而反之平乎、且夫天下已溺矣、已飢矣、是亦古今一大亂也、而安得謂之平、蓋天生聖賢而不生用聖賢之人、則

○顏○子○不○是○不○思○只○不○必○由○己飢溺

○此○論○翻○駁○得○奇○孔○孟○顏○子○只○無○用○之○○○人○耳○此○所

以為亂世也倒翻入好

雖有甚于飢溺者悲憫徒切不免事外之身以禹稷而遇堯舜天下遂為極盛矣天生聖賢不使聖賢有得為之時則雖有任乎天下者想望徒殷祇明無已之心以飢溺而責禹稷天下已知無事矣是故天下之溺也飢也彼百姓亦宜有自為而禹稷曰此不得咎之民也

駁擊已字豁然

百姓不生堯舜之世斯民可謂無福國家僅得巢許之輩於世亦復無情朝廷之上既以此事付之我矣九州之內必無分其咎者一夫失所無自寬之地矣抑天下之有溺有飢也彼上天亦何為仁愛而禹稷曰此不得寬之天也大造日生而四海多故所以責我之厚世事浸長而二人既生所以枝天之險地天之大既以身許之國矣百

語脈留住

世而下猶有原其故者一人不獲無自恕之義矣吾於是知禹稷之道得行也方天下之未屬禹不聞以父之故而少救其敗稷不聞以兄之業而少紓其憂非敢忘也事權不在即孝弟無所于施而時位既乘即身家皆非我有萬方之性命全寄兩人而高端可懷已非其謀慮之所及又于是知禹稷之心能盡也方天下之既亟禹不聞以百揆之上先見于司空稷不聞以后土之官力推之世職非輕任也關係既重則不復徇同官之小節業理既精即不復審朝廷之舊貲百姓之身家咸萃一心而抑退自安即恐為委卸之所由然則唐虞之有禹稷人君可以無為矣有一二真心為國之人有一二真心愛

下句自接

更妙事理不分大小聖人只各忠其急使吳參贊功能

民之事即世之多故不必為患以禹稷之拯飢溺人臣不必言勞矣有古今極奇之事業而不有古今極奇之際遇即我之多才何以自明三過不入受天下之責不當如是耶

程朱終不得位以稔三代之復可為

平世亂世只在聖賢失職不失職上看可謂舉頭天外四句都為下句作解乃虛注語氣也他作多說煞竟刪下句矣即有得法者又空衍無味於己丑稿中得此既當理解更闢偉論錄以為合作

禹思　劉

禹思天下　四句　蘇祖蓁

二聖存饑溺於心天下賴其有思己夫天下之饑溺似與己無與而禹稷以思任之其即以思造天下者乎且夫聖賢有所不得已于天下而以身為之非遽以身為之也其心早已先為之矣蓋置己於天下之中天下即與己甚切乎然而已小則責輕不置天下於己之外己即與天下甚疎乎然而已大則責重知此可以論禹稷夫天下之患莫大於饑溺此千古來不再見之事顏子所聞而浩歎喜其不親逢焉者乎禹稷則起而身任之謂天下不溺則不生禹不饑則不生稷是禹稷者為天下之溺與饑而生者也更謂天不生禹則天下不

即擒思字

甚英銳

帶入顏子奇

思字從身任中來此句提得主腦

雋快

溺不生稷則天下不饑是溺與饑者為禹稷之生而起者也禹稷於是未起而有所事先伏而有所思〻天下何不幸而遇饑溺思已何不幸而遇天下之飢溺思天下何故而致飢溺尤思已何故而致天下之飢溺故當天下之巢而棲窟而處也似不知為溺也禹思而天下溺矣非懷襄我山陵懷襄我百姓之踵頂矣當天下之食草木之實與禽獸之肉也亦相忘于飢也稷思而天下飢矣非氾濫我原隰氾濫我百姓之嘉禾矣天下之溺飢從禹稷之思而有其名故百姓未覺而禹稷早覺之天下之溺飢因禹稷之思而增其勢故百姓分憂而禹稷總憂之有疏瀹決排之術而不試則橫汎非水之辜有革

思字中便有當平世三字

總為思字布置

只此數語是平而

草藝穀之功而弗勤則鮮飽非農之咎此皆禹稷深長反覆思之而堯舜不能代其艱皋契夔龍不得分其責者耶蓋天下之溺如已溺天下之飢如已飢者將以立天下之功天下之溺由已溺天下之飢由已飢者直以任天下之罪功可待也罪不可辭也此禹稷之所以不同顏子者歟

位在則然

此顏子之所不必

此顏子之心亦同

靈機巧緒排纂不窮隱〻昭射顏子有珠簾掩映琵琶斜抱之妙

禹思　蘇

孝子之至　二句　洪理順

大所孝于尊親、見孝心之無盡也、夫論孝求其至大、尊親寧有盡者、彼舜而可疑也、獨不觀孝子之用心欤、辨臣父之說若謂、尚論古人而至于父子之際、不可以或苟焉、人子之遇無常、所至常者孝之理、人子之事有盡、所不盡者孝之心、此福命得自天者孝子初無過貪而福命致于親者孝子未嘗知足也、夫舜之為子、吾將比而觀之矣、大抵論人之子初不當求之一子為之槩而通之、通以衆子之志而志足相安、即有以安一子之志、論人之子又不必繩之衆子為之進而斷之、斷以一子之情、而情足自慰、即有以慰衆子之情、夫然不必

說得深說人極

雋快

此比取孝子是通論

離舜說對舜說

面面生動

此比取至字

說破

反著迹

言舜孝也、言孝子可矣、不必言舜孝之至也、言孝子之至可矣、思人子之于親、用力用勞、誰不稱孝、然而未為至也、念父母生成之恩、深于覆載、而我為人子、曾無報德之一日、孝子之心何安乎、撫躬引慝、庶幾尊親而稍釋者、而我之能以親尊不能以親尊在他人或可原情、而孝子終難自慰也、思人子之于親、愉色婉容、誰不知孝、然亦未為至也、念父母愛勞之惠、甚于聖明、而我為人子、不能揚名于百年、孝子之心何忍乎、呼天負疚、庶幾尊親而可解者、而親之或受我尊、或不受我尊在二人、亦無深求、而孝子終深自愁也、是蓋孝子大于視親、而因不敢小于視尊、所以尊親之命、未可預期、而天能限孝子之遇、不能限孝子之志、將見孝之心無已、尊之事亦無已、而三賜車馬、覺報親之尚淺、而未足承色笑也矣、是蓋孝子大于視尊、而終不如大于視親、所以尊親之數、亦或可致、而尊親有能尊之日、孝親無已、孝之心獨是孝之心、可必尊之事、終莫必、而終身顯揚、覺所生之有忝而祇以懷明發也矣、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而舜不從可斷乎、

尊親有下句在、猶虛題也、實做便碍、只就孝子心窩中摹繪難盡之情、字字刺魂出血、故愈實愈虛、尊親雖在下、然看至字莫大字、則尊親中等級正多、此却是本題部下管屬、從此發揮伸縮、將刃恢恢有餘、并下文筋脉震盪矣、

孝子之至　二句　俞鐸

通論至孝亦莫不尊親而已夫世安有不尊親之子乎舜既為孝子矣其孝且至也盍就今之為孝子者例觀之今夫人雖神聖若與之深論骨肉之際亦不過與人情之所同而已然論情而不推其至不識聖人之同于人也而不從凡情以推其至則是聖人之所行者皆驚世絕俗之事而非人情之至之所可通子不知舜曷不觀人之為孝子者夫人雖甚感德其對吾親亦曰孝子云耳人亦孰不當為孝子者而天經所載必有一事焉以為要道之歸即人雖極貴倨其為人子亦曰孝子云耳人則孰成其為孝子者而至性偕同厥有一道

孝子之　洪

焉以為人倫之正吾以為尊親是也窮達吾不敢知所知者身為君子以求不辱耳然欲為不辱之君子以備隱乎抑思以揚名顯當世而莫之加也唯揚名顯當世之不可必則遂窮修積累推致于登高臨深以敬所生焉而要其崇高富貴之想欲置其親于至尊而不可尚也斯固人之奢願矣富貴吾所自有所惜者猶區區出人下不得為宇內一人耳然欲為宇內之一人以自矜大乎抑求以追崇顯號以大吾家也惟追崇顯號之不可得則遂少自刻厲庶幾于功建名立以志不朽焉而要其安富尊榮之志求舉其親于最上而莫與京也斯固人人所同欲矣其親而本為聖人也者吾尊禮之宜也惟不必聖而亦欲以聖之名寵歸之天下安有非聖人而以其子之孝遂獲聖人之名寵者乎然從來至還幻莫如孝子之心雖設宇內非常間出之事于胸中而勿以為怪即無論可得不可得而皆不當有卑置我二人之想其親為生而貴也者吾崇尚之可也惟不必生而貴而特欲以驟起之名位顯之天下安有福命之不可貴而以其子之孝即得名位之貴于一身者乎然從來極符應莫如孝子之事雖衆宇內雖得寡效之奇以視之而亦罔弗報即何論有能有不能而但不可有抑置吾父母之心然則論孝子而以不尊親之事累孝子者非知孝子之至者也

咸丘蒙只疑孝子可以臣父。原不曾道舜不是孝子。故孟子只以孝子所以為孝之常理折之。則臣父可不辨明矣。句句對舜說。却句句離舜說。淋漓曲鬯。玩他落筆。都在遠處生擺。近處宕開。多少轉折。一氣蜿蜒夭裊。越屈曲。越直達。越遼緩。越緊快。真有絲絃變化。在其指甲中。

孝子之　俞

吾豈若使　三句　袁藩

元聖身任君民。知其所出之正矣。蓋欲以其身親見君民之為堯舜。則視身之重可知也。又何疑于伊尹哉。且觀人于出處之際。當其言論風期。較然自許。其品行已不侔矣。千百世坦白之心。定于一二言先資之日。所為乘時而見。以自等于古帝之隆者。良有由也。想尹之幡然而改也。曰。向也處畎畝之中。祇有吾身已耳。由今思之。吾身之外。仰而視之者有君焉。俯而臨之者有民焉。可曰是君是民無與于吾身也哉。使是君而終為今日之君。吾無望焉矣。吾出而圖吾君。則必使為堯舜之君。夫世無堯舜之君。而徒樂堯舜之道。則其道不行

（顯章意其骨峥然）（以身字貫三吾字二使字親見）（字穿線甚巧）（都從道字轉計不在）

君臣遇合上請極有李織

既樂堯舜之道而世無堯舜之君則其樂不大蓋世無不可為堯舜之君而特未有以使之也吾樂堯舜而不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將誰責耶雖曰動華之風不易覯矣而道在則君在也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

歌下有致

有是君則有是民矣使是民而終為斯世之民吾無望焉矣吾以圖吾君者圖吾民則必使為堯舜之民夫世無堯舜之民而僅樂堯舜之道則其樂不宏既樂堯舜之道而世無堯舜之民則其道不實蓋世無不可為堯舜之民而獨無所以使之也吾樂堯舜而不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將誰咎耶雖曰順則之歌不復聞矣而道在則民在也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

不在澤民事業上鋪設

有是君有是民則身親見之矣使吾身而不遇其君不遇其民吾無望焉矣吾出而以吾身圖吾君民則必于吾身親見之夫世非堯舜之君民而自樂堯舜之道則其道不光既樂堯舜之道而不克見堯舜之君民則其樂不遂蓋世無不可見之堯舜而特未必于吾身也吾樂堯舜而不於吾身見堯舜將誰委耶雖曰都俞之休不易致矣而道在則吾身可見也吾豈若于吾身親見之哉

不在自己功名上起見

于字亦輕

尹之言如此

三句是伊尹止為堯舜之道轉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為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先儒云汝道讀書做到狀元便了卻耶遮上面更有事在又云天下事非甲為則乙為豈伊尹見不及此〻篇

扼定道字下語親切直是所見者大若但鋪張際會說盡君民吾身關係處只寫得如今秀才胸中耳博一舉人進士便了郄半生讀時文一場辛苦何嘗不道致君澤民耶許大世間橫術廣〻國中無人對此真堪痛哭

吾豈　袁

思天下之　四句　袁孟

元聖以澤被天下為心而惟恐心之未盡焉夫澤被天下難也矧匹夫匹婦哉尹之思不可及已且人當幽居懷古有甚樂也而不無甚憂〻樂豈有岐哉止此澤被斯民之理有如是則樂不如是則不樂者相深於至人之一心尹以道覺民尹之心猶在天下也天下無足繫尹之心天下之民則甚繫之矣天下之民有繫尹之心天下匹夫匹婦之民亦甚繫之矣繫之甚而尹若致謝焉乃一如投隱者之釋所憂而去也民固無如尹何也尹之心不然也繫之甚而尹不致謝焉未遂如求道者之戀所樂而來也民亦無如尹何也尹之心不然

也尹惟思曰天下之民非即為堯舜之民乎尹惟思曰天下之民能即為堯舜之民乎尹惟思曰堯舜不能復治天下之民堯舜之澤則足以被天下之民者也尹惟思曰堯舜之澤足被天下之民則必有澤被天下之民如堯舜者也而乃不獲然也尹不敢諉責于時會之未逢焉尹不敢開過于重權之不握焉尹不敢分罪于事之猶有待焉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願至賒其情至迫其思至無已哉謂非以天下為己任恐不足以白尹之心也故為頓跌一氣趕出題目以逼合下文極善取機勢文字惜無實理多成空釋耳然足以破肥膩墨裁印板挨講之說

故作疊陣以取勢先布正面留不被反激以逼下

轉合反說語脉追出自任直注到末

句氣勢緊甚

元聖澤民之思有必不容已者矣夫民不被澤未必已所致也而尹則若自己致之者此其思何慇慇耶且夫人欲觀古人進退之際必先攷其夙夜之中所以勞其心者何等也而其人之品量著焉矣即古人不必寔有其說而尚論者因事攷衷則其惻然同患之隱百世猶將見之如尹以知覺先民而其心固可推而得也夫得時而奏救寧之績者治天下以事也若乃事猶未起而先有大不忍於世者則惟思抑幽居而商保乂之略者謀天下以道也若乃其道已裕而即有不可解于中者則惟思而尹之思當何如耶思天下之民固堯

從下文從推出思

從上文

舜之民也堯舜之民須如尹而歌帝力必無有不被澤者也而有不被澤者即不得為堯舜之民夫民而不得為堯舜之民也尹何以自慰耶用是怒然而不敢安耳思己之澤乎民當如堯舜之澤其民也堯舜之澤其民府事修而功叙歌必不盡澤其民不已也而有不盡澤其民而亦已者即不可謂堯舜之道夫尹而或違乎堯舜之道也民復何所望耶用是皇然其不容已耳內溝之恥豈以夫婦之微而恝置哉夫當耕莘服道樂何其深而今日之思為憂方大正唯能靜其樂者乃能大其憂也而至人憂樂之用遂異乎恒人之性情當知覺獨先則以道既在己而將有功而今日之思則以道僅在己而將有過正唯大視乎己者不得小視乎民也而一念功過之形足以轉百年之治亂故欲以膏禾芾棠之澤沛洽乎羣黎則必以爽師載旆之勳為功于出險此尹之所以深長思耳

看其轉禪出題面

盡字包匹夫匹婦

能從樂道中看出思來非精于理學者不能

做思字人亦能之但只做得伊尹濟世澤民急任功名一邊看來與畎畝樂道意思打成兩截人則伊尹竟是始終參差蒼黃反覆一流幾不免岳嘲隴笑澗愧林慚矣能從樂道中看出思之源流方見伐夏救民正是畎畝樂道中事與堯之憂民舜之不與禹稷之飢溺孔子之蔬水顏子之簞瓢孟子之好辯聖賢揆同趨一處卓然可傳之作

思天下　周

思天下之　溝中　李式

推元聖澤民之思、宜為人所共見矣、夫伊尹以澤及天下為心也、一人不被若納之溝、其思為何如者、而猶有議之乎、今夫論古人而不推及其心之所自存、則無庸論古矣、論古人之心而不究及其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之心、則又無庸論心矣、蓋古人往矣、而吉凶同患、責備一身、有不泯於千百世之後、以俟推求之自得者、先覺之民、尹之言、非即尹之思乎、當其躬耕樂道、則所思者在堯舜、顧堯舜當日不舉一世而安全之、則其道不顯、亦不尊、樂堯舜之道、即樂堯舜天下之民之道也、暨夫三聘幡然、則所思者在親見堯舜、顧親見于

思字直從樂堯舜之道來

根本乃見

題意已

透

成評看他股法淺深之妙

身不盡舉一世而覆冒之則其道不全亦不大見堯舜之道欲見堯舜天下之民之道也故當日之天下非堯舜之天下矣而尹以為有民在則衢謠壤擊正不必遜于垂裳之治也當日之民并非堯舜之民矣而尹以為有己在則於變時雍亦何必問諸岳牧之司也統天下之民而計之皆夫婦耳行慶施惠固堯舜之所深入其心而歌帝力於何有者豈至我而獨見多分天下之民而計之皆匹夫匹婦耳興利除患固堯舜之所不遺一人而咏中天之大化者豈至我而或見少故窮黎之顛隮可除靜觀之隱衷難慰畎畝而存經綸當時或有議其非者而尹則皇然負疚欲自高其己勿能也斯民之樂利既臻獨至之深情難愜幽居而懷廊廟後世不無譏其失者而尹則慨然恐陷欲自外其己弗能也先天下而樂乎樂則思後天下而憂乎憂則思〻則維何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嗚呼自任之重如此割烹云何哉

步驟二字不講于今久矣標此以為式庶幾復見隆萬歲時乎 梁選評

此際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遇而分露其實未嘗分也思字直向源頭討消息方見親切讀朱子感春賦云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歎聖人心坎中憂樂同原

直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者胸窩。只有一副私心。以得喪為憂樂。如何見得遮箇道理。

思天下　李

思天下之　清中　笪重光

與民同患者、大賢如見其心也、夫澤不及于民、誰職其咎、而尹則引為己事也、豈非思之所及者哉、且觀古人者、論其功、不若論其學、求其學、不若求其心、蓋心有餘憾之處、每不能舉以慰人、而必俟後人之推求而始得、故數傳而猶可想見其心者、乃其心之不泯于今昔者也、繹尹覺民之言、而益可以知尹矣、大臣之建業、詩書不敢闕其文、然事傳而意不傳焉、則非情之有餘者矣、草茆數語、而痌瘝切于懷來、我用是可以代為之言也、志士之圖功、父老亦能悉其隱、然說傳而意亦傳焉、又非情之至微者矣、憂患方深、而情景難于告語、我

思字室中樓閣

是孟子思尹之思

辛卯

用是可以意為之圖也。蓋尹若有所思矣。神游勳華之世。而如登二帝之廷。以為可樂在此也。樂不可以與民同則轉而為思焉。載飢載渴。慷慨之謂何。身當殘虐之時。而如聽萬方之訴。以為可憂在此也。憂未能以與民去則結而為思焉。爰咨爰度。愁苦之謂何。方是時禹功之明德既湮四海之蒼黎如燬堯舜之澤。戎于不可復追矣。而尹以為非夏后王之愆而已之愆也。天心無終亂之時。乃悉歸其權于人事。而特以譴責不加于一己。則度外置之矣。尹誠何心哉。未與天下分功而先與天下分過。晦明風雨。恍聞太息之聲。抑以為非當世賢人之失而已之失也。伏處有蒼生之望。遂難諉其咎于旁觀。而特以疾苦不動于一心。則轉念忘之矣。尹又何心哉。未與斯民同樂而先與斯民同憂。革野商郊。咸載憫勞之意。然則內溝之恥。尹不必有其事。而未嘗無其情也。尹不必有其言。而未嘗無其意也。

宕文勢飛動

已空鄭重正是自任精神

直與出不要湯本

通篇只做得一思字。極高。落思字後。便停頓不多。故蓄勢只在前幅。看其憑空結撰之妙。陸雯若

粘煞伊尹說。如早晚做个話頭。直說得口中念念有詞。思字越做越呆矣。如此說思字。却是孟子從他前之樂道。後之伐夏。體貼出來。

思天　笠

思天下之　溝中　薛垣

推元聖之所思直引天下而屬之已焉夫天下之民至無紀也而必欲被之澤焉尹之思何其篤乎嘗觀古聖人建樹所以異於功名之士者惟其心之所思不同量也思存乎一己者旂常祇小就之績思存乎天下者一室懷四海之憂如伊尹之以斯道覺民其所思何如乎遐想伊尹當年未離畎畝之中煢焉一己耳天下之民未嘗起而望澤也且天下之民即嗸焉待澤矣伊尹以煢焉一己亦何能遽起而被之也然不可以是量聖人之思也思之所存勢不能阻何必帝王有憂而布衣無志思之所注時不能限何必中天不再而曷喪不

○只○字○句○堯○舜○之○道○

○生○出○并○不○在○民○身○上○

○提○出○己○字作主

○落○思○字○宕○逸○

○只○一○思○字○直○貫○須○有○此○頭○映

更思之所達窮幽極渺而無遠不屆何必海隅日出非皆慕義之區而蔀屋窮簷非皆詠歌之侶是故天下大矣天下之民衆矣天下之民而推之至於匹夫匹婦抑細矣如是而欲被之澤也則難如是而欲無不被之澤也更難汔可小康英流或展其略於方區而語及八埏之同風則智勇于茲坐詘即四海無虞豪傑亦能底其績於康定而語及鰥寡之失所則聖神不免懷慚而伊尹獨睪然高望而遠志焉皇然洳籌而却顧焉謂昔堯舜在上時雍風動濟斯民於仁壽豈異人責乎自堯舜不作滅德作威厄斯民於塗炭豈異人咎乎天下而無已也聽其自亨自屯可也有已在奈何以予屯委之氣機已不出而圖天下也任其或安或危可也已誠出而圖天下奈何以安危委之時運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吾推其思之所至寧有極哉非聖之任者不足語於斯矣

方將思字下諸字洗發

直到盡頭處

自任之重意已十分飽滿

下面二十五字只襯簟一箇思字之盡且急耳但思字却有箇根源若止向天下事功上着想止寫得後世豪傑志量到不得聖人心上一起說明此意以後一氣騰驤皆有龍象瀧溺之槩

思天下　薛

思天下之溝中　程治

推元聖澤民之心務被聖帝之澤而後即安也夫匹夫匹婦視天下有間矣乃亦不淪于澤外其思何無已欲且天下無所為治亂也常治亂於聖人之心而天下之人亦無所謂利害也又嘗利害于聖人之心我不利之即為害之我不治之即為亂之天下不及有是事而恒若有是形者則為伊尹矣斯道覺民聞尹之言矣抑還推尹之心乎夫尹樂堯舜之道即心堯舜之心堯舜之世光被格于上下府事底于幾康有一不游于宥中者其誰尹豈其時哉有夏之虐方深而昆吾韋顧之奸復憑陵乎中夏玄牡之卜將兆而塗山八百之貢未

如此說不被方且不得不就湯伐夏直注到盡頭

散頓一段極有氣力

此禪伐義一而時弁也思正從

此看

辛卯

○殃○出○思○字○有○力○

告成于玄圭則尹之處此欲使一夫獲所蓋極難矣然而其思則有可推也夫天下大矣天下之民寔繁有徒矣匹夫匹婦於天下中亦無幾耳以為匹夫匹婦非天下之民也則斯民也堯澤之舜澤之迨堯舜之遠而已不能代堯舜以澤是負匹夫匹婦即負堯舜耳如之何勿思以為天下之民不在匹夫匹婦也則斯匹夫匹婦也被堯澤矣被舜澤矣迨堯舜既往而堯舜之澤遂自已而斬是負堯舜先負已矣如之何勿思或有為之解免者曰天未厭亂降此鞠凶則致斯民于失所者數為之耳不知有已在不得歸過于天也匪已之故胡為乎淪胥以亡耶則又有為之委託者曰殷憂啓聖弘濟多艱則豫蒼生于塗炭者君任咎耳不知有已在不得責備乎上也非已之故胡為乎載胥及溺耶取而譬之溝中之內若有然耳蓋天下溺而已溺吉凶同患之情百姓安而已安堯舜猶病之志自任如此要湯云乎哉

○已○字○透○闢○下○文○畫○徹○矣○

○急○擒○已○字○

大都張皇天下之民堯舜之澤以為起下然只起得天下之重與下節正天下耳惟握定已字方與下文自任下節枉已潔身命脉相關是着眼不同處文氣道宕亦如秋雲卷舒于岩際

思天下　程

思天下之溝中　劉思敬

憂民之憂亦惟元聖先覺之也蓋堯舜以後之民不可不深長思也

單貼覺字亦過高

覺則為被澤不覺則為溝中尹不思之而誰思之自古惟性功持世之人為能發人世不敢發之想故前聖樂其因心而羣生賴其有志良以治亂安危之故所爭不在多也積念之所成而已尹以覺民者承天則心之所思無不可共白于天下萬世何也尹先覺者也覺則名世無私身凡幽隱難通皆有憂患至情之可數且先則古今非隔世凡風烈具在益見我生罪悔之難寬故以天下之民之衆也其自堯舜之澤而外皆溝中也以匹夫匹婦之微也一有納溝之恥皆樂

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也故思字當從堯舜之道看出

危微本旨不是功利熱場

正是

堯舜者推之也思深哉其為陶唐氏之遺也欤其為有虞氏之遺也欤謂天下未必有是事吾心必當存是想是虛籌隔體之患不足思也夫志氣如神則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我與民同未分之體而共尊誦法之堯舜未還自性之堯舜則弗被者正多矣大人而代萬方之罪痛心在目何忍姑憂之而姑念之謂天下未免有此患吾心允宜推此情是空懷何及之嗟無可思也夫牖民孔易則天心仁愛有專托焉我與民有莫解之責而一夫已闕堯舜之病先覺止見堯舜之樂則胥溺者有因矣道義而開經緯之源負疚引慝豈特共知之而共見之思則智勇百出而不窮為能宰運數而待其變蓋聖澤因時

思字剝出聖

人心事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

駸駸乎夏葱嶺去

下文就湯伐夏都在思中

處宜而悉而愚朴而不文者其拘牽失寔未必不竊堯舜之儉質以自安若是則違道之君子法敝之卿士盡可作匹夫匹婦觀也豈必保全愛養之為堯舜之澤而矯勵懲艾之非澤也哉思則曲折盡妙而不遺為能挽逆窮而轉其機蓋帝德易地如新而先祿後威親而不尊者其沉錮乖和未必不恃揖讓之餘休而不悔若是則禮法之煩弊邪說之蹈襲盡可作納諸溝中想也豈必引翼曲全之為堯舜之澤而開宕廓清之非澤也哉如是以思則帝懷亦可無心以聽轉移而勳華亦不執一法以觀紹述後人心事不及古人而操論欲過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伐夏救民正是堯舜之澤方是伊尹之思

須知伊尹所為佐是天理上事同甫水心便易差去

放桀放太甲。直是開闢來未曾有之事。自伊尹敢犯手創為之。只緣伊尹胸中有箇堯舜之道在。堯舜之道中有箇天在。逼得箇伊尹不敢不犯手做。後世抱不哭孩兒者。固不能學。敢於篡奪無忌憚。至以作用為即三代者。又伊尹之罪人也。此寫得任聖氣象出。

○堯舜之澤指除亂興治。兼教養實事。若單提覺字。便容易蹉入禪去。文之勝人在一狠字。其過亦在狠處。

思天下　劉思敬

其自任以　如此　張標

以天下責一身。其自待者重矣。夫尹未有天下之任。而自任曾不少讓。尹之待己。固重於天下也。且豪傑乘嘉會而效馳驅。未有不迫之而起者也。迫而後起。不則優游投閒耳。及觀于古人。身負螭龍之才。而又能自予風雨之勢。稽其咄嗟自命。莫予官貸。未嘗不歎古人之責己重以周也。當時百姓不被帝澤。與尹何與哉。湯之割正時夏。異時事耳。當元聖未簡。曷嘗望草澤而畀曰。一夫失所。時尹之辜。民雖躬罹水火。憤偕亡乎。當帝臣未登。曷嘗望莘野而呼曰。身實阽危。何不拯予于恤。是君未遽有以付尹。民未遽有以責尹。而尹則惻惻乎

○夾出就湯伐夏之不同

○此句樸得快甚

○古氣磅礴

自念此天下矣。若曰天下重任。薄植者負之立蹶耳。予敢不黽勉以
貽隕越羞。置一天下于懷中。其克荷也。自功不俟卣鬯之錫。其弗克
荷也。自罪有同市朝之恥。如此乎其不稍恕。豈他人苛之。尹則怦怦
乎自肩此天下矣。若曰天下重任。積中者始利攸往耳。予敢不肆力
以祈將伯助。公一己于天下。大義自斷下也。不問仲虺之賢。獨謀自
成上也。不問天錫之主。如此乎其母敢逸。豈他人勞之。後儒稽古見
一二事。莫不矜其豎立之甚隆也。至於身伏耕犂。商家數百之鼎。已
定于咨嗟指顧之中。自任淵衷。民不能喻。史不能傳。有聽其湮滅于
宇宙。開耳邊祈天下後世起而原之曰。當日有如此設心者乎。今人

自字鄭重直射下節已字身字
何從從模
領取顯神于字句之外比櫛家
如此二字躍活而出

尚論晴大化。既治遂以為熏業之止。是也至于未膺一職。衡泌抱
之吟。已奠四海九州之命。自任曠懷。前罕其儔。後乏其侶。有任其明
晦于誓誥外耳。寧問天下後世起而疑之曰。當日有未必如此設心
者乎。軫念蒼生。始信難解之責。論斷往聖。宜考自待之心。尹之責躬
如此其重。而云枉己哉。嗟乎。後世如隆中相業。嘖嘖至今。其生平止
自擬管樂。而不敢上及阿衡。其差數想能自知哉。

上文原其心。下文述其事。中間忽然夾入贊頌一句。正對定割烹
作洗刷。一片辨論倡歎深情。都在言外傳出。其字如此字。與下故
字。神理聲音。直如初脫口時。

其自任　張

其自任以　如此　張新標

元聖身任天下、其自期者遠矣、夫天下之重、而以身任之、豈有所責而然哉、命曰自任、見尹之不忘天下如此也、今夫人既出而謀天下、視功與名、未出而謀天下、視器與量、功名彰于衆著、尚論者可一望而知器量存于獨解、則非推見至隱未易見古人之命意為弘且摯也。

○意○到○神○行○下○故○字○氣○息○已○接○

嘗觀尹之圖維而引咎者、皆天下之重也、尹獨何心、不釋此乎、編氓即至望治、亦不就隴畝之子而托以身家、而天懷中篤者、時隱為同體之傷、至今邇淵衷而如見其咨嗟鄭重之意焉、時勢即至難扶、亦不祈耕鑿之人而分其咎責、而至性獨往者、輒深引為切己之痛。

迄今誌遺休而猶欽其愛惜顧戀之情焉則尹之自任為不可誣也懷襄警而予辜惕堯之任以天下也當時四岳奉之在上十二牧承之在下咸翹首而望之文明堯即欲不任以天下之重而不得而尹非其倫也無所為而自任尹豈善學堯者乎夫同一天下也堯以四岳十二牧交贊焉而任尹無所贊而亦任以是知不同於堯者任天下之時而同于堯者任天下之志也則尹之不自假釋如此也凶讒警而表正先舜之任以天下也當時帝堯讓之于前羣臣揚之于後咸傾心而付之重華舜即欲不任以天下之重而不得而尹非其倫也無所授而自任尹豈善學舜者乎夫同一天下也舜以帝堯羣臣

天下之重正指堯舜之澤不是虛說功名

引堯舜剔自字極有理或議其補湊者非也

自字有此發揮酣鬯

交推焉而任尹無所推而亦任以是知不同于舜者任天下之權而同于舜者任天下之心也則尹之不自怠棄如此也未與天下之樂先嘗天下之憂編蓬而志澄清當時不以為專而尹亦不自以為專也誠知天下之重必無有人焉更起而代之者蓋見之既明則受之自斷而無事虛飾推謝之名未分天下之功已受天下之過畎畝而懷利濟當時不以為誕而尹亦不自以為誕也誠知天下之重必無異時焉悔過而補之者蓋由其後不欲小試其事故由其前不應薄待其躬而豈冒石隱沉淪之節任之極而數起知運會不俟乘時任之切而事歸知勳業不問達世非尹孰能當此

自任更道得分明下文已道

伐夏更湲不得

直折割案

就湯

此句最易說入豪士急功名英雄試經濟着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之重正為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諉處耳將堯舜與尹較出自任之重極得斯義後更沉着痛快

其自任　張

其自任以　如此　劉思敬

表任重之心宜共尊其自許之素矣夫天下非人弗任然無如尹之重者其為萬世所尊豈在立業之後哉今夫天下雖大不過以百姓為重焉百姓何重無一人非聖人之心無一時不係道統之絕續焉雖然此古今之恒理則然而所學不大所樂不存則曠古之大任不因古人之志不明尹以先覺恥內溝誠自謂天下一人也稱女鳩女房之賢而大統未集則不起吾貴夫先運而起者定耳素王九主之書未陳而一夫時勞寤歎豈其資景山大河以慨濟乎採覺兮較兮之歌而大命未格則奚由吾服夫由衷而建者豫耳視水見形之戒

自任迫切則尹之時與其道更推不得兩義分明

天下之重无時不然

逆擊下意以折羣疑声尤壞偉

未怵而予辜早同去莠豈其計亂遺天乙以發祥乎何以如此其任之蓋自任以天下之重欲不如此不得也巍巍不興而後能暢情經緯尹之邁絕勳榮奚待言矣紛紛乎九州胡慘舒兮在予惟曰名世無私身也取萬物之一情一想質學道之或鼓或歌自矢之而自勝之安有氣數哉天不任萬方之痛則天以下皆其一身焉而已矣方軌勳華而後能切體同患尹而祓神高尚豈所屑矣懷朕情而不發焉能忍此終古惟曰帝懷無他屬也取玄工之陰翕陽開軫多生之習迷習悟自承之而自責之何委降衷哉天不能以性情福人則天以內皆其一心焉而已矣蓋計事則業滿天下而已足徵性則勳

先揭過此意又高一層

講說氣

只自任便是氣數降衷便是使知使覺直從天看下來妙甚

萬曆

后習氣

可知重字中有堯舜道在有

冠天下而難酬重不係方州之廣戚咨之衆也直自其許身嶷峻遂空四海而遐征所以循蜚既古而忘其意箕潁雖清而非其才即與尹同道而欲如此激揚可多得哉抑論功則上世之風紀可彷求志則撻市之深恥日積重又不闕艱大之投時事之違也直自其審己明決遂質昊天而不爽所以尋縞等黃收之帝製空桑纘十起之前勤即居尹之任而求如此祥惻能幾見哉欲釋堯舜身後之病五百歲宜應聖人之圖并惜玄圭不竟之功四百祀原無易道之實無輕議聖之任也

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自任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

是正已潔身內事。若注眼但見就湯伐夏一節。任重不覺說向外去。反為割烹左証矣。故此題須對下節講。氣槩激昂。目中已空四海。

其自　劉

其自任以　如此　吳之紀

思元聖自任之心。重其身以重天下也。蓋天下之大。必有起而任之者。任之重。〻以道也。尹之心。不至今可見哉。且天以天下之故而生聖賢。聖賢以天下之故而負厥道。皆非偶然之事也。古聖人未離草莽。而天意人事常反覆于旌車方賁之時。而不敢有苟焉受命之意。則夫千載而下。想見其心。抑亦可以觀古人于出處之際矣。何則。天下之大。庸人萬輩不足數也。一聖哲挺生于其際。而明主禱祀以求。蒼生夢卜以待。鮮不需其一出。以為允賴之有人。天下之大。籲俊千人。未足恃也。一元德簡在于其朝。而人有嚮明之望。下多壽考之休。

看如此二字何等尊重方是闢割烹正旨

鮮不幸其奮庸以為錫福之有主若此者蓋其重也雖然身重乎天下重乎以為天下重而羣黎百姓宜無日不厘乃衷矣涼德在世敢翹翹而曰天塗炭方深豈嘵嘵而曰古乃宅身田野或高簡而爵祿不榮者何為以為身重而秉道善躬宜終身弗易乃志矣潛德自問豈其必慎錫夫榮懷高節可期豈其必移情于萬物乃幣聘交馳又慷慨而君民在念者何故則未嘗進其身于天下而觀其荷道之專又未嘗進天下于其身而量其體道之力也進其身于天下則身不得不重故君子容有不屑富貴之時而必無恝然民物之日功名非所願福澤豈我期其不敢薄此君子可欲可觀之中也正以當世之故而養此風背之寧淡靜焉思之不啻上帝之臨汝矣進天下于其身則天下重而身愈不得不重故君子業無苟且生平之意而豈有易于一旦之思致主為懷宜進唐虞而賡之澤民是矣宜登仁壽而躋之其不得置天下于陵夷衰微之際也正以此身之務而求此百室之寧成寤寐思之不待萬夫之觀政矣所以司馬書升而不至元公簡命而猶遐獨寐寤言碩人固有考槃之樂而以之任天下則不如此居寵利而匡弼不聞于朝榮車服而嘉謨未協于國得時而駕庸士固多嚮用之思而以之任天下之重則又不如此以予所聞尹之不少自恕如此蓋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也伐夏救民其能已于

就說乎。

他文多寫一撫髀奮往氣象。則是為割烹助說矣。不亦去題千里乎。豈知任天下而不得不就湯者。題面也。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苟于就湯者。題神也。讀此文。重字方開生面。筆斷評

如此二字。慎重之詞。非夸大之詞。重字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小意。方是闢割烹本義。蓋此句原兼處畎畝與就湯說。就湯同為任重。弗顧弗視與囂囂却聘。亦正為任重也。他人只說得後半截耳。正己乃所以正天下。天下是己分內事。天下不正。于正己尚虧欠。兩邊夾說方盡。其行文着力。都在關鎖轉接處用意。故通身

其自任以一句　熊伯龍

元聖身任天下、可以觀其志矣、夫世之苟且功名者、皆無志天下者也、惟尹重天下、惟尹重身哉、嘗謂、天下將治。必有匡濟之人。匡濟之人將出。必有自立之志。蓋士不素蓄。不足以重國。道不專偽。不可以成功。是惟伊尹為足法。命知覺者天矣。然吾不知天之果知有尹否也。天不必知有尹而尹知有天。是以造化之氣機一人藏之。待知覺者民矣。然吾不知民之果知有尹否也。民不必知有尹而尹知有民。是以萬物之性情一人主之。非任天下之重者、能如此乎、非自任者、人能如此乎、有深居一室。而謂之為人者。意主于為人也。有經營當

任只在自斗妙甚

方直得下个重字

兩意夾出自与天下交

（閱本末）世而謂之為己者意主于為己也尹惟見一己之責必以天下終而（緊對辱己以正天下講方是不割烹之自任）天下之責遂不得不自一己始世無聖賢任之以成吾能世有聖賢任之以盡吾分如此則可謂為己者與有英雄之略欲其無意天下無意則能養其才有聖人之度欲其有意天下有意則能行其道尹惟見吾學之大小必以天下為驗而天下之治亂遂不得不與吾學相關我不任而人任懼性天之憾不釋我不任而人亦不任懼千古之患無已如此則可謂有意者與天下之人皆能任天下而弗知任者嗜欲蔽之也想彼自先覺以來志氣清明矣天人上下相告于隱微先一日而覺即先一日而憂上有君相旁有師友此際俱無藉手

（只完全一个自己便是任天下之重）（都對枉己辱己）（自任氣象如生）

之處天下之人皆欲任天下而弗克任者非議惑之也想彼自先覺以來願力強固矣帝典民彝相係于性命我所覺者非人之所喻則我所任者亦非人之所知前有千古後有萬年此際寔其危微之幾知其自任之重而前此者可知々覺之辨志固不在小也知其自任之重而後此者可知非常之原意亦不得已也蓋伐夏自此始矣

（人苟見道分明自不放當時後世非謗在眼裡寔々如此終是真自任）（此句原無樂道就湯前后看出）

自字與下己字對天下之重與下正天下對但有正己以正天下無正天下以為己之理故任天下之重全在一自字句々鞭辟向裡方得闢割烹本旨○聖賢於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只為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遮些子上

做。毫厘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學興。竟分體用為兩截。更精而講合
一。則索性以作用為本體。引得一班苟且無忌憚之徒。妄作妄取
輒以英雄自命。曰成大業者不顧小節。外間靡所不為。只不管自
已身心如何。雖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稍總歸于小人。即
謗所稱光棍耳。且道自古來作用之奇且大。有過于伊尹者乎。看
孟子說他本領。却只得非義非道。則天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不
取。一介不與。若不是後來一番事功也。定說他有體無用矣。

其自任以天下　一句

鯨伯鶴

元聖身任天下。可以觀其志矣。夫世之苟且功名者。皆無志天下者
也。惟尹重天下。惟尹重身哉。嘗謂天下將治。必有匡濟之人。匡濟之
人。將出必有自立之志。蓋士不素蓄。不足以重國道。不專偽。不可以
成功。是惟伊尹為之。法命知覺者天矣。然吾不知天之米知有尹否
（任只在自中說出）
也。天不必知有尹而尹知有天。是以造化之氣機一人藏之。待知覺
（方是得下个重字）
者。民矣。然吾不知民之米知有尹否也。民不必知有尹而尹知有民。
是以萬物之性情一人主之。非任天下之重者。能如此乎。非自任者。
又能如此乎。有深居一室而謂之為人者。意主于為人也。有經營當
（而意主夫也自分天下文）

世而謂之為己者。意主乎為己也。尹惟見一己之責。必以天下終。而天下之責。遂不得不自一己始。世無聖賢任之。以成吾能。世有聖賢任之。以盡吾分。如此則可謂為己者。與有英雄之略。欲其無意天下。無意則能恭其本。有聖人之度。欲其有意天下。有意則能行其道。尹惟見吾學之大小。必以天下為驗。而天下之治亂。遂不得不與吾學相關。我不任而人任。懼性天之賊不釋。我不任而人亦不任。懼千古之患無已。如此則可謂有意者。與天下之人。皆能任天下。而弗知任者。嗜欲蔽之也。想彼自先覺以来。志氣清明矣。天人上下。相告于隱微。先一日而覺。即先一日而憂。上有君相。旁有師友。此際無藉手

之處。天下之人。皆欲任天下。而弗克任者。非識慮之也。想彼自先覺以来。願力強固矣。帝典民彝。相係于性命。我所覺者。非人之所覺。則我所任者。亦非人之所知。前有千古。後有萬年。此際寔共克微之哉。知其自任之重。而前此者可知。而上溯之辨志。固不在小也。知其自任之重。而後此者可知。非常之原意。亦不得已也。蓋伐夏自亳始矣。自守與下已守對。天下吾重與下正天下對。但有正己以正天下。無正天下以為己之理。故任天下之重。全在一自守句上。鞭辟向裡。方得闢割烹本旨。聖賢於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道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只為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遮些子上。

做毫厘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學典。竟分體用為兩截。更精而講合一則索性以作用為本體。引得一班苟且無忌憚之徒。妄作妄取輒以英雄自命。曰成大業者。不顧小節。外間靡所不為。只不管自己身心如何。雖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稍揔歸于小人。即諺所稱光棍耳。且道自古來作用之奇且大。有過于伊尹者乎。看孟子說他本領。却只得非義非道。則天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若不是後來一番事功。也定說他有體無用矣。

其自任　熊

孔子聖之　一句　邵烈

終論至聖之學。有精於觀時者焉。夫列聖皆有自見。而孔子獨以時稱。則已若異矣。非觀時者精耶。今夫人生斯世。苟能自貴其神明之用。安在不表著人倫哉。獨怪商周數傳之下。英人間出。闕里懸書而後。不聞繼起之聖。世以為聖人當氣運之極。不知聖人寔達氣理之微。此予論列諸聖而終懷我孔子也。刪定之烈。垂為治世之文。百代師之矣。而吾之贊聖者。偏若于六經以外。獨觀其動變之微權。綏動之略。卜其匡時之績。及門誦之矣。而吾之定聖者。尤若于功勳之表。獨得其任運之精心。由今思之。殆聖之時者也。曠觀列聖之才。才具

（精詣洞徹之言）

而事畢孔子不特才而特秉審幾之術審乎時之可為而動不為躁審乎時之不可為而靜不為濡而又非規規焉慕時而出之也寔以聖而綜盈縮於一心者也列觀數聖之學學立而功見孔子不耑學而特深參變之神參乎時之或順而我於是適參乎時之或逆而我于是通而又非斤斤然規時而趨之也實以聖而操氣會之流轉者也時之推行自天然天之生聖以時而其因聖也亦以時而卒不受其因者孔子能用天而不為天用也以其識之不能清成其命之不可拘故無事奉若之文而一心任運直參天人理數之始時之偕行以數然數之顯聖以時而其厄聖也亦以時而竟不受其厄者孔子能制數而不為數制也以其神之不可測運其理之不能違故無俟調變之權而一意流行自裕窮變通久之用是以後天地而生萬古之氣於此終總帝王而起五世之澤于此聚其聖也其時乎其時也其智乎

聖之下加箇清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聖所同也清任和時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為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惟清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其高并聖字亦高一層矣即是下文聖繇于智之義能見得到此故是不凡

孔子聖　邵

孔子聖之一句　高碑包

稱至聖者、於三聖外得其通焉、夫聖而以時稱、誠非一名之可盡也、要非孔子孰能當此、嘗謂論聖人者、即于衆聖人之中、得其各為一聖人之事、尤當于一聖人之中、觀其能備衆聖人之理、夫一聖而能備衆聖之理、其誰與歟之、以予論斷夷尹諸人、聖固各以清任和見矣、至升高而望曲阜之堂、車服猶在也、而德本無私、準先後以成宜、是同乎人者聖之名、異乎人者聖之量也、溯流而企洙壇之側、詩書未改也、而道唯克協、統經權而善變、是同乎聖者性分各優而異乎聖者神明獨運也、豈非聖之時者乎、布衣無阿衡之寄、時一變矣、棲

○只○一○時○字○包○得○三○聖○惟○其○智○也○

時○字○較○量○得○妙

遲非首陽之踪時又一變矣雖父母之邦可懷行事頗類而其時之變又甚乃孔子不於變之中規時惟於時之中觀變故數聖為一聖數時為一時健運不息豈非詣之獨夐者歟援止非褒誅之志時不同矣黃農無薺衛之歌時又不同矣雖夫婦之辜未釋立志頗合而其時之不同更多乃孔子不以其同者用乎時惟以其不同者應乎時故分之可為數聖之時合之止為一聖之時錯行不悖豈非業之至隆者歟我于是而歎孔子之聖之難也事幾之可否猝然乘之而我無以應每足詘數年之學力聖之時者而可否化焉果其學之懋乎抑亦天之縱也使非聰明克亶何以優游馴致如斯也抑物理

（智之事也）（詮時字二義精當）（如此取智字大侵地步）

始條理者　四句　黃士樂

即始終以言智聖其事可分繹也夫樂有始終而孔子智聖之事達如之寧不可分為繹乎今夫推論至人而為比類以擬之則因類以想其事豈無其相符之故哉究詣之歸而不遡所自可以一聖之名槩之遡詣之自以究其所歸正不得以聖之一端盡之也何也樂必有始而合條理以為始惟大成之樂則然試就始條理者思之而若遇孔子矣天下分殊之理非智何以研其幾而智孰大于孔子乎推之一端而哲有自昭智有其散殊也歷之萬端而明有不可息智有其會通也雖智以迪哲三聖亦有其始事要之言始而可槩三聖之

（聖字上已見此又點出智字只）（提明入手下文已了然）（是集大成之智而下節聖由于智之意已舉）

智者非始條理之始而何足槩孔子之智哉乃知智之一研而無不研與樂之一始而無不始其事實相符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然而（他）智仍難以質言也（起下節不必）樂必有終而合條理以為終惟大成之樂則然試就終條理者思之而若遇孔子矣天下殊絕之品非聖何以造其極而聖孰大于孔子乎有所能以進于無不能聖之深于積累也無不能以至于化所能聖之入于從容也雖聖以迪德三聖亦有其終事要之言終而三聖之聖已盡者非終條理之終而孔子之聖可易盡哉乃知聖之一極而無不極與樂之一終而無不終其事實相符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然而聖仍難以質言也由其各著者以觀其用智聖非無異量之情由其一致者以徵其機智聖尤有同歸之義吾更得罕譬以通之矣

上是疏集大成三字就樂說此方轉合到孔子身上說亦共曉也忘却條理二字一任說知說聖總不切孔子一句矣蓋條理各有始終惟金玉又總始之總終之猶三聖各有智聖惟孔子能包舉之也此旨分明疏解的確下節聖由于知之義已隱隱逗漏故知炤下只在理足不在文法勾挑文法犯題外步位理足能于題中埋伏也

始條　黃

始條理者　四句　瞿懋甲

惟聖統智聖之全、可合始終以明其事焉、夫智與聖、集大成之事也、即樂之始終以明之、至聖之量、不既全哉、今夫同焉皆聖。而獨以集大成歸孔子。此非無所事而云集者也。顧事有其端。不可不審所由入。事有其極。不可不絜所由歸。此雖甚精之詣。而可借端以喻焉。如吾于金聲而謂之始條理者、此言乎樂之始也。乃聖亦有其始事焉。第聖皆有始。而集大成之始。必有不同于羣聖之始者。則其始者可思也。吾于玉振而謂之終條理者、此言乎樂之終也。乃聖亦有其終事焉。第聖皆有終。而集大成之終。必有不同于羣聖之終者。則其終

者可思也。思其始而樂之條理始于金聖之條理始于智矣。天下之理惟智足以晰之。惟智之大者足以盡晰之。以觀孔子識足以周萬物之大而不遺其細明足以察萬物之全而不遺其偏。神靈天亶是殆與依永和聲者同有其開先也。智之事也。思其終而樂之條理終于玉聖之條理終于聖矣。天下之理非聖無以體之。非聖之至者無以備體之。以觀孔子德足以統萬物之細而後成其大學足以攝萬物之偏而後成其全。醇懿淵含殆與著性飭歸者同有其兼綜也。聖之事也。是可得本末一致之用焉。智以立始而初非有不終之始。聖以要終而初非有不始之終。為端為委。統歸至德之揔攬而無遺。是可得顯微共貫之原焉。知存乎內而功必致之于其外。聖勉乎外而理必深之于其內。為虛為寔。備諸至聖之一心而皆足。此所謂集大成也。而智與聖又可得而喻言矣。

避智聖之實蘊。襲者也之虛機。伊〻啞〻。一派池塘鼓吹耳。如此出落之筋節。疏發之的當。殆不多遘。

始條　瞿

始條理者　四句　戚藩

承便用意

智與聖兼、故簡舉而皆全也、夫條理之不貫者智聖有偏詘也大成之全事若此可僅以聖推之耶吾觀古之人精一事者遂可以名聖至於生大備之後則必萬事兼總于吾身而後天下尊極盛也然事事而詳之於事必有所遺惟仍有舉一而畢者而數聖統于一聖觀成焉斯其事為殊絕耳孔子集大成此徒聖為之乎抑有智為之乎聖該智者智僅聖之散體也智者見之謂之智則有半智而未及乎聖有矜智而反失其聖者矣智開聖者智乃聖之通理也聖非坐進而即聖則非特偶至乎聖者特智雖優至乎聖者尤特智矣是故在

此所以至聖而于大智

此處突下智字須有此語引

非侵下也

樂則金始之在孔子則智始之也然知始不知終猶非智事之全也

所重在條理皆貫耳下言瓘然而不後

惟一始則無不始斯終者統焉而究不可屬之於終智於德居終而

理致精微

輕帶樂意極合法

於心居始也使子之智精於未是繁者雜而不章矣即子之智徒精

于本是元聲狹而不達矣而胡深鑒周通極明理之事而後止欤下

始應三子好

此者非盡智少也而條理非紛則隔焉安得不獨以智事推子欤在

樂則玉終之在孔子則聖終之也然能終不能始猶非聖事之備也

惟一終則無不終斯始者滙焉而究不可命之於始聖於性為始而

於學為終也使子之聖窮無外將並奏之和不比律矣即子之聖窮

無內將凌節之變不歸器矣而胡循次入神極進德之事而不遺歟

下此者非無聖功也而條理非疎則殲焉安得不純以聖事推子欤

又精微

二者分候驗而併時至非如金玉之節殊先後也異量進而同體獲

又非如金玉之數有短長也然而有微別者智可為而不可為以人

方漸通下意

致之強蓋難為功以天足之靜察已見餘也聖不可為而可為神者

化之恒絕人以難幾賢者希之已引人以漸詣也而究之智盈此則

一路

趨下卻只在本節界上

聖亦盈此智止此則聖亦止此全智無偏聖小智無大聖則一成自

為始終之與大成合為始終也豈可等量而語哉

上節分列聖號言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突出箇智字正分

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乎此起手用側貫提明是善于出智

字不為犯下也若講智之不同乃犯下耳人為避下多空腔敷衍安得此刻深精湛之言急附存之以開人膽力

始條　戚

天子一位　五句　胡曇嘉

衆爵之班于天下者由天子而遞及之者也蓋天下惟咸尊天子之位耳而公侯伯子男各班以一位也其略已如斯嘗謂天下之大權在朝廷天下之大勢在衆建蓋朝廷者衆建之本故位惟一位所以著惟王之統衆建者朝廷之公故位不一位所以成無私之誼則即爵之班于天下者而言其略聖人首出而作觀則綏甸要荒無不輯瑞而生其共大人世及以為禮則天保采薇已足搢珽而大其治故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而隆其君天下之位則曰天子非所為肅王制而定一尊者乎列之為天子一位以見凡在位者之所不敢偶

中燕禪繼剏守諸義却出以莊重

統下諸位字直包括

（仝章卿大夫士等在內）

而即為羣有位者之所由式序也天子曰疇其作賓王家厥德無違（亦古）則公一位天子曰誰其翕受敷施屏翰斥堠則侯一位咨爾股肱其有德足長人者乎天子曰伯一位其有慈惠吾民撫字汝衆者乎天子曰子男同一位是非輕天下而以私相畀也先王以為億兆之衆四海之遠必有疎離不舉之處故明德懿親天下共知其有家人之情則位有以同姓而班者其時公侯伯子男一如伯叔兄弟之繡錯處也蓋一道同風之世天下自不敢輕量朝廷況乎赫聲濯靈有以塞違心于未萌也哉又非濫名秩而以意予人也先王以為機務之煩庶類之廣必有重大難周之慮故建賢作輔天下共知其有令共

（公侯等義熟綴典雅華法）

（親賢二義所見者大）

之美則位有以異姓而班者其時公侯伯子男一如翼為明聽之臂指便也蓋立綱陳紀之朝天下自不敢菲薄憲典而況彤弓虛矢有以揚淑問于疆外也哉然則天子者散天下之名器收天下之豪傑而即公天下之豪傑以守天子之名器者也五等之制班于天下者如此

鋪點處典瞻古雅論列處濶大昌明○此等題不讀經史只用爛墨裁圓機活套枵腹空拳如何撐駕得過嘗謂昔日秀才難做近日忒易當日極陋劣秀才巾箱中亦須抄經子古文摘段類語一本史學則王鳳洲再少蘇紫溪諸理齋鑑一部學者猶鄙笑之今

都不消得矣。可歎也。文須如此做。便不得不去記誦涉咯耳。

天子一　胡

用下敬上　四句　張紫文

分言上下之敬、其所謂有可繹焉、蓋下敬上也、上敬下也、友道也、並舉而言之、不可以明其所謂哉、且友之為道。今古有不一之勢。而彼此有各盡之端。其大旨可引伸而得也。蓋媚茲之忱。因分而逮。而中心之貺。維情可通。試為之疏觀焉、不難並舉以明其說耳。吾與子言友、既遞進而至于堯之與舜矣、因思貴賤形其不一。何以燕樂言懷。而分列单焦。亦得將其誠于堂陛之際。尊卑覺其有殊。何以綢繆式好。而身居九五亦必致其情于草野之中。是蓋有用下敬上者焉、上固可敬也、而所為用下敬上者、果何謂也、是蓋有用上敬下者焉、下固可敬也、而所為用

輕。：發起謂之

上敬下者果何謂也將謂上尊于下宜矢愛戴于廊廟欤將謂下遠於上宜勤晉接于草茅欤抑謂下敬上而思致其媚上敬下而僅飾其名欤皆非然也自古亦有以庶人友天子之事而惟貴在則不敢誣故猶是敬上也而用下敬上謂之貴〻自古亦有以王者友士人之時而惟賢在則不敢褻故猶是敬下也而用上敬下謂之尊賢是則各循貴賤之誼而貴所當貴賢所當尊上下泯猜嫌之迹相忘尊卑之分而貴者可敬賢者可敬上下聯一體之休蓋貴與賢有別而其義則一也友之道如此

（人見其掀翻謂字不知其暗取義字矣全篇得力）（在此）（先着此語妙）（尊者且不得而友）

截出下句不惟說有軒輕不得并說無軒輕不得只緊承上節來見得上下情分如此于題前偷起義一意并側重尊賢意亦出及出貴尊賢後只平〻分講不說有所軒輕并不說無所軒輕匠心良苦矣

用下　張